

革命故事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革命故事会

第十二期目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 红军长征故事 •

- 砍刀连长……………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1)
火瓦寨的歌声……………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8)
金色的路标……………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16)

• 江阴县创作故事选刊 •

- 淑英开票……………秦望山(22)
瓦匠新风……………严兴义 严梅(33)
玉珍回队……………顾 馨(44)

*

- 退票……………蔡正基(55)
争夺……………顾 馨(62)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 •

- 棉花姑娘……………傅卫明 钱卫星(72)

· 评 论 ·

反映重大主题 提炼生动情节

——谈《闯滩》有感 沈 楠(79)

· 创作体会 ·

注重调查研究 正确反映生活

——浅谈《瓦匠新风》的创作体会 严兴义 严 梅(83)

* * *

《革命故事会》1—12期目录索引 (86)

革命故事会
(12)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59,000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上海人民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统一书号: 10171·557 定价: 0.18元



砍刀连长

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的二月。

当时，我们党刚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开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喜讯传来，红军战士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出遵义，渡赤水，直逼长江南岸。蒋介石发觉了我军北渡长江的意图，慌忙调了川、黔、滇军阀部队和他的中央军沿江修筑工事，加紧设防。现在是：红军白军，针锋相对。看样子，一场大战，就要在长江上打响了。

在长江南面，有个名叫扎西的地方，这里驻扎着红军的“猛虎连”。这天早上，天干冷干冷，小刀子风“嘘溜——嘘溜”一个劲儿地打着唿哨。有几个红军战士正在屋里擦枪，求战心切，怀里就象揣着盆炭火，边擦，边在争论着渡长江的事儿。这个说：“怎么还没动静？我这杆枪都捏得发烫啦！”那个说：“响水不开，开水不响，我看呀，准是快了！”这时，有个小战士捅了捅身边一个大个子说：“喂，老倌，你这个顺风耳，眼下怎么变了个扎嘴葫芦啦？”旁人也七言八语地凑上去：“是啊，刘大根，你给估摸估摸！”这个叫做刘大根的大个子站了起来，把个手指往嘴边一放，说：“嘘——静点静点！你们听！”大家立

时竖起了耳朵，只听屋外飞进来一阵山歌声：

毛委员指挥红军去打仗，
越打咱心里越欢畅，
不怕白匪人马多，
一个一个消灭光！

唱歌人带着浓重的兴国口音，唱得粗犷、响亮，叫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大家叫起来：“是连长！”刘大根说：“这支老歌子，连长在肚子里憋了整整一年没唱过啦，今天唱得这么精神，定是有文章。走，去看看去！”

战士们出了屋。屋外不远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有一块大青石。大青石边站着连长方凯——嗨，好虎势！你看他：一双火眼，两道剑眉，灰军装洗得发白，牛皮带亮光闪闪，好个弓箭步，前脚蹬在青石上，穿的是八耳麻窝草鞋。最惹眼处，是他手中那把砍刀，明晃雪亮，寒气逼人，刀身三尺长，刀面巴掌宽，刀背寸把厚，刀柄上系着一条条红色的绸带，活象是一团流火。此刻，他正在大青石上奋臂磨刀，“唰！唰！唰！”远远望去，银光飞跃，闪电一般，不一会儿，他拿起刀来看了看，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凑近刀口，“呼”地吹了一口气，头发一碰刀刃，飘出两段，真是把削铁如泥的好刀！

见此情景，刘大根问：“连长，你今天又唱山歌又磨刀，是不是把战斗任务领回来了？”“嗯，让你猜着了。”话音刚落，战士们“轰”地一下围住了连长：“连长，什么时候打长江？”连长摇摇头说：“不打长江了。这次是掉头向回走，二渡赤水，重打遵义！”“啊？这是怎么回事？”战士们一个个楞住了。连长说：“刘大根，你是老兵，你说这是为什么？”刘大根“嗯……啊”地抓了半天后脑勺，答不上个子丑寅卯。连长问他：“你还记得

五次反围剿吗？”一句话把刘大根给捅醒了，他恍然大悟地笑道：“啊啊……有道理，有道理，原来是那么回事，原来是那么回事！”

大家要问：刘大根说的“那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引出一段老故事了。

原来，连长方凯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枪炮声中参加红军的。这方凯，自小耍得一手好砍刀，早几年干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威风凛凛，那些豪绅老财，一看见他背后那把砍刀，便吓得浑身筛糠。他刚当兵就参加第一次反围剿，这把砍刀可正是碰上了用武之地，围歼张辉瓒，他一把砍刀左砍右杀，缴获了二十多支“汉阳造”，名声就这么传开了。第二次反围剿，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他又是冲锋在前立功劳，那时他当了班长，人家就送了他个“砍刀班长”的大名。到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他已经是“砍刀连长”了。那几仗打得可真叫痛快！说走就走，说干就干，不打算数，要打就要吃掉敌人的整师整团。那把砍刀也好像格外好使了，拿上手就能舞得飞飞转。乐得方凯整天哼那支兴国山歌：“毛委员指挥红军去打仗，越打咱心里越欢畅，不怕白匪人马多，一个一个消灭光！”可是，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艰苦，不象以前那么痛快了。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情况就更糟。“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推行了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路线，搞什么“阵地防御”，“两个拳头打人”，与敌人拚消耗，使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高虎墟战斗中，方凯带着“猛虎连”和敌人顶了几天几夜，工事打坍了，泥土烧焦了，子弹用光了，那把砍刀也卷刃了，可是敌人蝗虫一般越来越多，我们的伤亡也越来越大，气得方凯火往脑门上窜，猛挥刀，

砍断了一棵碗口粗的小树，骂道：“什么鬼打法！我们在这儿等挨打，活受窝囊气！”后来，根据地丢掉了，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在那撤离苏区的日子，乌云翻滚，方凯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望着天上的北斗星，心里不住默默地念叨：“毛委员啊，我们多么盼望您回来！”

毛委员回来了，毛委员又亲自指挥我们红军打仗了。在长江边上，毛主席看到对岸敌人重兵把守，认为这个时候北进对我军是不利的，因此就做出了英明的决策，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出敌不意，突然回师东进，把集中和强大的敌人甩在长江北岸，把孤立和分散的敌人消灭在贵州境内。这个打法是红军战士非常熟悉的，是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运用过的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打法。大家都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按照毛主席的办法去打仗，这个仗就一定打得痛快，打得赢！怪不得我们的“砍刀连长”现在又磨刀又唱歌，而且还要提醒刘大根回顾一下“五次反围剿”了！

方凯对大家说：“同志们！毛主席又把敌人的牛鼻子牵住啦，咱们赶快准备，准备打他个大胜仗！”

一声军号，部队向遵义出发。“猛虎连”担任前卫，大步前进，不久就到了赤水河边。只见宽阔的河面上，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方凯和同志们找到了三条小船，准备渡河。他拿起望远镜向对岸观察登陆地点。正当这时，他突然从望远镜里发现，对岸远处的山上，有许多黑点在移动，仔细一看，是敌人！敌人也正在向河滩运动。我们必须抢先渡过河，占领滩头阵地，掩护大部队抢渡。方凯立即命令战士们上船。只有三条小船，要抢在敌人前面，把前卫部队运送过河，时间万分紧急！战士们凡带着小铁锹的，都取下来当桨划船。河里，三条小船

飞速前进。对岸，黑鸦鸦的敌人正向河滩运动，谁快一步，谁就有了主动权，真玄呐！不一会儿，“猛虎连”全部登上滩头。这时，敌人离河边只有几十公尺了，连敌军官呲牙咧嘴的样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突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了一片。方凯拔出砍刀，大喝一声：“同志们，冲啊！”“冲啊！”“猛虎连”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冲了个稀哩哗啦。正好后续部队赶到，把敌人全部消灭了。这股敌人数量不多，士气又低落，看来，贵州境内的敌人的确已经十分空虚了。

这时，刘大根象拎小鸡似地揪了一个俘虏走来报告：“连长！这小子招供，他们是遵义守敌王家烈的部队，王家烈为了守住遵义，已经派兵把守了娄山关！”“噫？”方凯知道，娄山关，是赤水通往遵义的喉咙口，敌人是决不肯轻易退让的。刘大根气乎乎地说：“这小子狂极啦，刚逮到时还说，你们过得了赤水不算好汉，有本事到娄山关去决一死战！”方凯一句话没说，只是轻蔑地瞪了那俘虏一眼，那家伙一眼看见了方凯背后的大砍刀，吓得“咿”一声跪倒在方凯面前，磕头磕得如同捣蒜一般，直喊：“长官饶命！”正磕着，“卜落笃”，一根两尺来长的花竿烟枪顺着脖子溜了下来。原来，王家烈的兵号称“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离了大烟活不了命。这小子怕红军缴他的烟枪，所以把它藏到背后的衣服里面了。方凯厌恶地挥挥手，叫刘大根把俘虏带走了。

现在，摆在红军战士面前的考验，就是险峻的娄山关了。在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方凯曾经路过娄山关。说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真是半点不假。方凯不由地用一根树枝一面在河滩上画，一面暗暗思忖：这娄山关如果光从正面攻，看样子困难很大。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毛主席经

常带领我们用迂回包围的办法消灭敌人，今天我们能不能也用这个办法呢！对，找营长建个议去！方凯正想着，只听营长的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你这个砍刀连长，部队马上要出发了，还在这河滩上摆啥子八卦阵啊？”方凯就把自己的想法汇报了一下，营长说：“你的想法和上级党委的决定完全一致。上级决定，你们连担任迂回包围的尖刀连，出其不意地在敌人背后狠狠砍一刀！”“是！坚决完成任务！”

夜晚，天黑得象墨一样。在娄山关上，王家烈的“双枪兵”们抽足了大烟，一个个打起精神来，想凭借天险，阻挡红军。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扯着破锣嗓子叫唤：“弟兄们，长官传话啦，只要守住了今天晚上，明天一人犒赏四两大烟土，嘿嘿，过大瘾喽！……啷格哩格……”他发疯似地哼起了下流小调。

也就在这个时候，“砍刀连长”率领的“猛虎连”已经迂回到了娄山关背面的山脚。方凯抬头望时，但见悬崖陡壁，象被刀砍过一样，无路可上。这时，只听“咚——咣！咣咣咣咣，咣！咣！”前山的攻击已经开始了。急得刘大根抓头皮，方凯对他摇了摇手，忙走近崖跟，想试着往上爬，可是不行，脚根本站不住。枪声更紧了。不知什么时候，月亮从乌云里钻了出来，方凯借着月光向悬崖上望去，猛然发现有一溜枯藤荡在那里。只听得一声“上！”他带头抓住藤条，双脚踩着尖利的石子往上攀。没多时上了崖顶，放开嗓门大声喝道：“不许动！缴枪不杀！”山头上王家烈的大兵正在对付正面的红军，没料背后飞来了天兵天将，回头一望，刀光闪闪，吓得魂不附体，抱头的，喊妈的，到处乱窜。那个尖嘴猴腮的大烟鬼只看到方凯的砍刀劈面落下，心急慌忙，抓枪便挡，谁知抓了支大烟枪，只听“咔嚓”一声，烟枪砍成了两段。他一看，象死了老子娘似的

叫起来：“啊！我的大烟枪！我的……”下半句还没出口，脑袋瓜已经不在肩膀上了。

“猛虎连”的战士们在连长的带领下，冲冲杀杀，打得可真够痛快！迅速和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娄山关守敌。娄山关上，红旗高高飘扬！

红军向遵义挺进了！遵义的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猛虎连”甩开大步向前飞奔，方凯走在最前面，他背上那把大砍刀，特别耀眼，特别闪亮！这时，方凯起了个头，全连唱出了雄壮的歌声：

毛委员指挥红军去打仗，
越打咱心里越欢畅，
不怕白匪人马多，
一个一个消灭光！

（插图：黄全昌）



火瓦寨的歌声



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春天，大凉山脚下—个名叫火瓦寨的彝族村寨里。

一天傍晚，天空中燃起一团团“火烧云”，把整个大凉山照得通红通红。只见在通向山脚下的一条弯曲小路上，走着一支十二个人的队伍。这是一队红军伤员，他们为了不给长征的大部队增添负担，让主力红军更快西进，再三向领导要求让大部队先走，自己随后赶上。领导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临分别时，给他们留下了一名卫生员和一部分干粮，将这十二个人组成一个班。眼下，走在最前面那个手拄木棍，身背伤员的大个子，正是班长大老郭。他身后那个搀扶伤员的小战士，就是卫生员小程，今年才十六岁。他们离开部队已有二十多天了，全部药品只剩下一块豆腐干大小的猪油和一小撮盐巴。干粮袋也早就空了，他们已经饿着肚子整整走了两天两夜，现在个个腿部重得象灌满了铅，每走一步都要出虚汗。大老郭看着这情景，再抬头看看横在眼前的大凉山，心里急得油煎火烧一样。突然，他眉毛一跳，眼睛闪亮了一下，大声喊起来：“同志们快看，前面有了村寨！”大家“唰”地抬起头来，顺着山路朝前一看，果然，前面不远处的树丛后有一个小村寨。这下同志们高

兴起来，个个满怀希望，有村寨就有人，有人就能找到粮食，就能保证赶上大部队！顿时，脚下增添了劲，步伐也加快了。

赶到村寨里，大家一看，不禁都怔住了。这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彝族村寨，不见一个人影。许多房子屋顶被掀了，大门敞开着，满地都是碎瓦片、破木板……大老郭带着同志们一连走了好几家，到处喊“老乡——”，也没人回应。小程急得嘴巴蹶得老高，对大老郭直嘟囔：“怎么办？这是个没人的空村子。大家已经饿了两天，伤口又有些化脓，再搞不到吃的，恐怕连生命都危险了！”大老郭使劲喘了一口气，对小程说：“光急没有用，你先安排大家休息吧，我马上到山上挖点野菜。”说完，大老郭拄着木棍走出了院子。

天慢慢地暗下来了，班长怀里抱着一大捧野菜，还牵了一头小牛犊回来了。小程乐得一蹦三尺：“好！这回不愁没粮食了！”三步并两步，接过他手里的野菜。可是再一看，竟只有一把是野菜，其余全是青草，不由打个楞：“班长，割青草干什么？”“喂牛呀！”“喂牛？”小程憋不住了，“班长，反正咱要买下杀了吃，还喂它干什么？”他话刚出口，大老郭面孔“唰”地沉了下来，注视着小程半晌，严肃地说：“买牛杀了吃，这违反党的政策。牛是彝家的宝贝，我正是为了这个道理，才把这头没人管的牛牵了来，咱红军一定要找到彝族老乡，把牛送到他们手里，不能叫它少一根毛，掉一寸膘！”小程听罢大老郭的话，先是一震，突然蹲在地上，抱着药箱呜呜地痛哭起来：“班长，不是我要违反政策，眼看咱们人都快饿垮了，哪还顾得上喂这条没人管的牛啊！”大老郭心里一阵酸，眼圈也红了，他知道，二十多天来，这个十六岁的小卫生员为了治好伤员的伤口，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每天都熬到深夜。他也明白，现在要保

存战友们的生命是多么需要粮食。但他更懂得，执行党的政策比个人生命还重要。他轻轻地把小程拉到身边，替他擦掉脸上的泪水，招呼大家围成一圈，说：“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战士，不管走到哪里，都要遵守党的政策，遵守毛主席为咱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眼下村寨里没人，咱就是饿死了，也不能动彝胞的牛啊！”这番话说得小程心里亮堂了，大伙也都赞同地点了点头。于是，他们烧起篝火，支起了锅架，一边煮着野菜，一边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正唱得起劲，突然，大老郭停住了，他发现一个黑影朝这里走来，问了声：“谁？”那人影没作声，一晃身，闪到墙脚后。同志们忙迎上去一看，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彝族小姑娘。那小姑娘瞪着双大眼，惊恐地望着大老郭，嘴里焦急地喊道：“牛……牛！”大老郭一听心里明白了七、八分，把小姑娘领到那牛犊前，说：“在这里呢！”小姑娘见牛犊安详地在吃草，又回头看看大老郭和战士们，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说了声：“红军！”便扭头飞也似地跑了。

这小姑娘从哪里来？大家正纳闷，只听得外面又响起小姑娘清脆的嗓音：“红军叔叔回来了！红军叔叔回来了！”不一会，寨子里响起了嘈杂的人声。战士们出门一看，都惊呆了，一群彝胞们正举着火把，欣喜地呼喊：“红军回来了！”朝他们围来。那小姑娘钻出人群，指着大老郭对乡亲们说：“就是他！救了我们的牛。”乡亲们呼啦一下七八双手握住了大老郭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这个寨子叫火瓦寨，那个小姑娘叫诺玛。一个月前，诺玛的父亲参加了红军。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匪军就经常来这里烧杀抢掠，今天傍晚，听说又有兵来，便急忙躲上了凉山，连村里唯一的那条牛犊也没来得及牵走。乡亲们放心不下，就叫小诺玛下山看看。小诺玛一进寨，就看见大老郭牵着牛朝院子里走，就悄悄跟在后面。不一会，听见院里响起了她熟悉的红军歌，接着又看见牛犊在院里吃草，她猜定是红军叔叔回来了，就忙跑回去向乡亲们报信。

现在，彝胞们看见了红军就象看见了亲人，听说红军断了粮，家家户户忙着点起炊火，给亲人做饭。不一会，就一碗碗送到红军战士面前。望着这一碗碗“千家饭”，战士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忽然，小诺玛和几个乡亲们闯了进来。小诺玛抓住大老郭的手说：“红军叔叔，赶快救爷爷！快去救爷爷！”大老郭了解到小诺玛的爷爷和一些乡亲已经被国民党匪徒关在土牢里好几天了，今天夜里就要活埋。忙和彝族头便作了研究，决定连夜攻打敌人，解救乡亲。大老郭跨上院前的石阶，大声说：“乡亲们，国民党匪徒要杀我们的人，我们就和他们斗，他们有一连的兵，可咱们有几千群众，眼下天黑了，正是我们用武之时！”没等他说完，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彝胞们高举着大刀、长矛、土枪，有的还扛来了松树炮，大声应着，好似山呼海啸，惊天动地。

大老郭顾不得吃饭，把驳壳枪一抽就走，卫生员小程也提上小马枪，跟了上去。这时，天开始下着蒙蒙细雨，透过雨帘隐约可以看到一队又一队的彝族同胞。可是一到镇上，却没碰上一个敌人。原来，敌人早被“红军回来了”的欢呼声吓胞

了，连监牢的看守也逃得无影无踪。人们拥上土牢，大老郭和几个高大的彝族同胞共同抬起一根大木杠，吃力地走到土牢铁门前，摆开八字腿架势，齐声喊：“一二——放！”猛力向前撞击。只听“轰”地一声巨响，铁门重重地倒在地上。

“红军瓦瓦柯(万岁)！红军瓦瓦柯！”关在大牢的彝族同胞一拥而出，从心底发出了感谢的呼声，他们忘记了寻找自己的亲人，都紧紧地围住了红军战士，拉住了大老郭的手，你一言，我一语，愤怒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这时，小诺玛带着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大爷赶来，高兴地叫着：“大老郭叔叔，大老郭叔叔！我爷爷看你来啦！爷爷，这就是大老郭叔叔。”

诺玛爷爷一步跨上前，用那粗糙的手紧紧攥住大老郭的胳膊，半天才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道：“红军啊红军，彝族人民的亲人！”大老郭笑着说，“诺玛爷爷，彝汉两族人民是兄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也送自己的亲儿子当了红军吗？！”说着又从布袋里拿出一块一直没舍得用的猪油，给诺玛爷爷涂伤口。

突然，大老郭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直冒金星，摇摇晃晃地一把扶住诺玛爷爷。诺玛爷爷一着，急忙向小诺玛吩咐几句，紧抱着大老郭，大声喊：“老郭同志，老郭同志！”大老郭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喃喃地说：“诺玛爷爷……我……想躺一会儿。”

这时，“哒、哒……”从南边飞跑过来一个彝族青年，气喘吁吁地嚷道：“不好啦！白匪军来啦！”一听白匪军来了，人们纷纷打着火把从屋里跑出来，有的拿刀，有的扛枪，有的往东，有的往西。大老郭一个翻身从诺玛爷爷怀里跳起来，抽出枪，大

声向人群喊道：“乡亲们，不要乱！”这一喊，人们都不作声了，一齐望着大老郭，等待他发出战斗命令。大老郭用闪亮的眼睛扫了扫大伙说：“他们来，是自找死，咱们不要乱，齐了心，就不怕他们！”他对一个彝族头领说：“你带人去镇东，我带人从西面打，咱们来个瓮中捉鳖，走！”

群众很有秩序地被带开了。

原来，那一连国民党匪军在逃跑途中，听说只有几个红军伤员，又绕了回来。刚到镇口时，枪声、喊杀声、牛角号声突然在他们耳边响起，吓得他们转身又想逃，可是晚了。彝族头领带着人在镇东，大老郭带着人在西，两下一夹攻，敌人就象没头苍蝇到处碰壁，加上天黑，漫山遍野都是群众的吼声，他们哪里抗得住？就这样，全部报销。

这时，卫生员小程费了好大劲，才在人群里把大老郭找到。大老郭见到小程，刚说了句：“同志们怎么样？”就昏了过去。彝族同胞都纷纷围来，急着问大老郭的情况。小程多想说：“乡亲们，大老郭同志是连病带饿才这样的，为了自觉维护群众纪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才病饿成这样呀！”可是，到嘴边的话，他又和着泪水咽了下去，他明白，大老郭是决不希望他这样说的。小程望望焦急的群众说不出话，只是使劲地摇着大老郭的身子，呼喊着重老郭的名字。

慢慢地，大老郭睁开了双眼，他拉住小程的手，向周围的群众望了望，突然象想起什么似的，艰难地从怀里掏出带着体温的几块银元和一张纸条，费劲地交到小程的手中说：“这……是饭钱……把它交给……老乡……”说完便垂下了头，小程抱着大老郭失声痛哭起来。大老郭啊，饭你没吃一口，牺牲前还想到付饭钱。人民的利益，你觉得是那样的崇高不可侵犯；自

己的生命，你又是那样毫不吝惜地献给人民，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呀！

这时，小诺玛端着一大碗冒着热气的面条从人群中挤了进来，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带着得意的笑容走到大老郭身边。见大老郭闭着眼睛，便自言自语地说：“大老郭叔叔睡了，醒了一定要把这碗面条吃掉，这是爷爷为你做的哩！”

小程听了鼻子一酸，忙说：“小诺玛，叔叔不能吃了……”说着，泪水象决了堤的河水，一串串往下滚。他把小诺玛搂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喉咙里象有块布堵着。小诺玛顿时明白了一切，脸上的笑容一下不见了，一头扑在大老郭身上，用她的小手去拨开大老郭的眼睛，哭叫着：“大老郭叔叔，我是小诺玛呀，你干嘛不答应呀，你快答应呀！”

可是，大老郭叔叔再也不能答应小诺玛了，再也不能吃小诺玛端来的面条了。

当天晚上，千万个火把映红了凉山，映红了半个天，人们排着队，怀着沉痛而又崇敬的心情，向红军战士大老郭告别。诺玛爷爷也来了，他一声不响地在大老郭坟前栽了棵青松，又叫小诺玛祭上那碗面条，然后对着墓默默地说：“大老郭同志啊，生前，你没有吃这碗面条，现在，我把它给你祭上了……”话没说完，泪水湿透了衣襟。

就这样，大老郭同志与我们长辞了。第二天黎明，十一个红军战士又踏上了长征道路。渡河边，彝族同胞连夜为战士们赶扎了木筏。战士们登上了木筏，数不清的男女老少流着泪，目送着浓雾中远去的战士。突然，小诺玛惊叫起来，她一手拿着几块银元，一手举着信，说：“爷爷，看，银元，还有信。”不用说，一切都明白了，战士们把饭钱悄悄放进了小诺玛口袋

里。信里这样写着：“感谢乡亲们，这银元作为饭钱，请你们收下！”

乡亲们望着银元和纸条，又望了望凉山脚下大老郭同志的墓，心情万分激动。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岸传来了嘹亮的歌声。这歌声，震荡在凉山脚下，也震荡在彝胞们的心中。

(插图：方向明)





红色的路标

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

四十年前，在我国西北地区，有一片松潘草地。举目一望，无边无际，雾气腾腾，分不清哪是东、哪是西。这里，就连泥鳅小道也找不到，有的只是野草，泥潭；泥潭，野草。野草底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黑色的泥水，散发出一阵阵臭味。那草茎、烂草结成的草墩，脚踩上去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所以这草地根本没人敢去。但是，就在这千古无人去，野兽愁断肠的草地上，有一支队伍，踏着象蒲团似的草墩，用木棍探着路，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位，年纪三十上下，高高的身架，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装，脚蹬六耳草鞋，浓眉下两只大大的眼睛深深的陷在眼窝里。他就是先遣队队长李建华。走在队伍后面的是老班长吴兴国，年过四十，满嘴巴黑胡须，足有一寸长。他身上还背了一大卷毛绳。所走过的地方，他小心地将毛绳理顺了拉在地面上，再抓几把泥压在上面，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伙计，你可得在这儿呆好啊，后面几十万大队人马都靠你啦！”

大家不禁要问，这毛绳和大队人马有什么关系呢？哎！同志，这关系可大着呢。红军北上长征，越过了终年不化、飞鸟绝迹的大雪山之后，上级决定跨过松潘草地，北上抗日，并组

织了一支先遣队，带上指北针，在前头探路，用毛绳标明行动路线，让后续部队顺着这条路线前进，这样就会大大减少伤亡。所以说，这毛绳非同小可！它是红军长征的指路标。

现在，他们进入草地已经是第五天了。一路上，老班长为了节约毛绳，动了不少脑筋。今天，他边设路标边思量着：按原计划，明天就能走出草地了，把所有的毛绳集中起来该能拉到头了吧！正走着，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虎啸般的响声。一转眼，狂风带着暴雨，暴雨夹着冰雹，一下子卷了过来。无情的风雨，加上枣子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本来，大家都很累弱，又没有防护器材，怎么能受得住呀！头上的斗笠打得“嘣嘣”直响，牙齿“咕咕咕”地直打架。冰雹越下越起劲，一个比一个大，拳头似的直朝身上砸来，斗笠被砸成了竹条条，这时，老班长大喊道：“快些解背包，顶在头上。”头上好受了一些，可身上砸得青一块紫一块。不一会，暴风过去了，太阳又露出脸来，大家的身上稍微暖和了一些，就听老班长说：“嘿！在草地上一天就象过一年，春夏秋冬都挨得上。”没等说完，战士小王接上了：“这冰雹可真厉害，头上多了两个疱，还赔了根棍子。”大伙一看，只见小王的棍子被冰雹砸成了两截，下半截被风刮出去丈把远。老班长一见，眉头挤到一起“撞了车”，心想：冰雹能把木棍砸断刮走，那这毛绳做的路标会不会出问题呢？回头一看，毛绳被狂风卷出老远，有的地方砸进了泥浆，有的地方被砸断了。他心里一惊，首长的亲切话语，不由地在耳旁回响：“你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此刻，老班长清楚地知道，应当怎样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他向队长请示说：“队长，我看得派人回头去查看路标。”“对！咱俩想到一块了。”战士

们一听说要查线，个个都争着：“队长，让我去吧！”“队长，我去！”老班长说：“队长，路标是我设的，结头处和险要地方我都清楚，就让我和小王去吧！”队长看着眼前这位老战士，信任地点点头。

班长和小王顺着原来的路线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把被冰雹砸到泥里的毛绳提上来，把断头的地方重新接好。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四五里地。忽然，脚下的毛绳断了头，另一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们把带来的毛绳全部接上了，还是不见那一头在什么地方。怎么办？回去拿吧，时间不允许，周围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如果在天黑前结不好毛绳，拖延了时间，就会直接影响到后续部队的行动，真急人哪！小王直抓头皮，焦急地望着老班长。只见老班长冻得嘴唇发紫，上下牙齿直打架。小王心里一阵难过：“班长，你先把夹被披在身上吧，绳子咱们再想办法。”一提到夹被，老班长心头一动，他忙解下自己的背包，“嘶”的一声，从被子上撕下了一块长布条。小王一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急忙说：“班长，你把被子撕了，那晚上盖什么？我年纪轻，撕我的吧！”说着，上去一把拉住老班长的双手。老班长推开了小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路标可是关系到几十万红军的行军安全啊！来，时间不等人，帮我撕！”小王听了这番话，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咬着牙撕了起来。

他们把所有的断头接好，天已经黑了。他们借着月光追赶部队。到了宿营地，老班长把同志们留下来的野菜汤给小王喝了，安排他睡下。然后一查点人数，发现队长不见了。心想：“他会不会又给同志们搞吃的去了，天这么黑，万一……”想到这里，他连忙走出帐篷，四处一望，只见远处隐隐约约有个人影在晃动，走过去一看，果真是队长。“哎呀！你怎么一个人跑

到这儿?……”“老吴!鱼!”队长边说着边欢天喜地地打开毛巾,嘿!五六条小鱼还活蹦乱跳哩!老班长一见,也高兴得象个孩子,笑着说:“好啊!明天早上咱们可是又有荤,又有素,大家吃了劲头更足,一定能完成设路标的任务!”说完拉着队长的胳膊就要往回走。这时,队长觉得老班长的这只手是滚烫滚烫的,再看看他的脸,月光下显得更加消瘦,颧骨高高地突起,一双大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队长明白了,几天来老班长一直是带病坚持行军啊!心想:“有这样钢铁般的革命战士,我们一定能走出草地!”

他们两人回到帐篷里,老吴没有去睡觉,而是忙着整理毛绳,做好明天的行军准备。队长见了,没有多说话,又走了出去。不一会儿,老吴觉得耳边发热,转脸一看,只见队长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站在身边,一股辣子味直透鼻孔,老吴不由地接连打了几个喷嚏。队长说:“老吴,今天你又比大家多走了那么多的路,你身上滚烫的,八成是发高烧吧?这碗鱼汤你吃了吧,可不能病倒了!”“队长,毛主席率领我们过草地,千难万险都能战胜,还怕啥头痛脑热!我看还是等到明天早上大家一起吃吧!”“不!这鱼汤你一定要吃掉!”“不!”他们俩正在你推我让,忽然周围的同志都坐了起来:“老班长,你就吃了吧!”“是啊!你吃了吧!”原来,天气非常寒冷,大家根本没睡着。老班长看看战友们,端起那碗汤,走到钢前,就要往里倒。霎时,八九双大手捧住了这只碗。“老班长,你就是喝上一口汤,吃条鱼尾巴也行啊!”老班长轻轻地推开了同志们的手,此刻他感到心里边热乎乎的,转眼一看,周围的同志们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他知道,如果再这样争执下去,同志们都不会睡觉的,于是他激动地说:“好,我喝一口。”他把汤端到了嘴

边，可是张了几次口，都没喝下去。最后，他把嘴凑近碗边，头向后一仰，接着“哗啦”一声，把汤倒进了锅里，然后舔舔发干的嘴唇，笑着说：“行了，大家都睡觉吧，明天，还有任务在等着我们哪！”

第二天，天气晴朗，先遣队又踏上了征途。今天是将要走出草地的最后一天了，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在前面探路的是老班长，他用指北针对准了方向，用木棍探着路，向前走去。边走边和身后的队长说：“这一片大草地多肥啊！抓一把能捏出油来，将来革命胜利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咱们到这儿来，开沟排水，开上拖拉机，种上稻子，要使千里草原稻花香啊！”队长说：“对！只要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一天一定会来到！”正谈着，老班长只觉得脚下的草墩在慢慢下沉，黑水吱吱地往上冒，他急忙退回来，说：“队长，叫部队停一下。”然后，又踩上另一个草墩。刚踏上去，只听老吴喊声“不好！”话没说完，就陷了下去。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队长急忙对大家说：“快拿背包带！”这时老吴渐渐下沉，快到腹部了。李队长把所有的木棍横一根、竖一根架在地上，正准备接近老吴，只听老吴一声大喊：“不要靠近我，这是活动……淤泥，有危险！”眼看着老吴越陷越深，已经到胸部了。大伙儿都急得直跺脚，李队长哗地趴在地上，轻轻地爬过去，把结好的背包带拴在老吴的手臂上，然后，大家一起用力往回拉。半天，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老吴拉了上来。李队长连忙把老吴扶正，解开他的衣扣，连声喊：“老吴！老吴！老班长！你醒醒！”大家都围了上来，只见老班长面色苍白，双目紧闭，已经奄奄一息了。“老班长！老班长！”在同志们的呼唤声中，老班长强睁开眼，慢慢地发出了颤抖的声音：“队长！我……我不行了，我陷下去

的地方，不能走人，请……标明记号！”说着，解下了包裹。队长接过打开一看，里面是剩下的一条鱼尾巴！

这时，老班长微弱而坚定地说：“快走出草地了吧！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到达陕北，走上抗日第一线了。队长，这指北针……你拿去，带着同志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等以后，见到了毛主席……就说我吴兴国……向他问好！”说完，他又吃力地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正要送给队长，突然，头歪到了一边。

“老吴！老班长！你醒醒！”

“老班长！你再睁开眼睛看一看，咱们的路标快拉出草地了……”

可是，老班长再也没有答话。为了这条金色的路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队长使劲掰开他那只紧握的右手一看，是鲜红的党证和他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这时，站在四周的同志们都非常悲痛。队长拿出一床夹被，轻轻地覆盖在烈士的遗体上。大家慢慢地摘下军帽，默默地站在老班长的身边。

先遣队告别了烈士的遗体，他们在指北针的指引下，绕过了泥潭地，经过又一天艰难的行军，终于在茫茫的草地上，踏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在阳光的照耀下，这条用生命铺下的路标，象一条金色的带子闪闪发光！

（题头画：肖 默）



淑英开票

江阴县月城公社 秦望山

江南的初夏，翠竹茂密，绿树成荫。在赵庄门前的小河里，有一只轻快的水泥船摇得象飞一般快。摇船的人长得粗壮高大，虎气生生，身穿蓝卡其中山装，灰布卡其裤子，脚管擦得蛮高，赤脚，着一双跑鞋。他手中的橹，一前一后，推来扳去，得心应手，摇得飞快。船头上坐着一个六岁左右的男孩，生得脸圆眼亮，活泼机灵，他笑着，叫着，拍着手连连喊：“爸爸，快摇！加油！”

这摇船的人是谁呢？摇得这么快，到什么地方去呢？

原来，这摇船的人是赵庄生产队队长赵志和。为了适应农业大干快上，增产增收，赵庄生产队急需铺一片水泥场。领导上很重视这件事，批给队里一吨水泥。赵志和拿到批单，却另有打算。他决定用这吨水泥先给集体办件大事，铺设场地暂缓。可是要办那件大事，一吨水泥不够，还缺五包。所以，他决定亲自出马，到水泥厂去联系，因为他的爱人李淑英，是厂里的会计，多弄几包水泥，问题不大。虽然李淑英是出名

的铁面无私，讲原则的人，可对集体的事很关心，对自己也很支持。记得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自己去水泥厂为队里提取水泥，原先那个会计故意刁难。那时淑英还是个工人，可她敢于斗争，跟金会计火辣辣的斗争了一场，终于帮自己办成了事。所以，今天赵志和去水泥厂办事，心里有十二分把握。临开船的时候，他爸爸赵老头说：“志和，我耳朵里刮到一点风声，听说你要把水泥搞其他什么门路去，可不行啊！农忙即在眼前，场地急着用，你要走正路呀。”赵志和一边解着缆绳，心里暗笑父亲的想法太一板一眼。他只笑笑，船就开动了。他想起淑英自从理论学习开展以来，已有两个星期没回家了，今天去，又能给队里办成事，又能去看看她，所以特地带了儿子小牛同去，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手中的橹比往日轻了一半，船象飞的一样朝前。

转眼就到了水泥厂，赵志和停好船，和小牛一起上了岸。宏伟壮丽的厂房，冒着白烟的高高烟囱，“隆隆”的机器声，一幅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把赵志和看得入了迷，想：农业如果不多方面赶上去，真跟不上形势哪！

小牛象燕子一样向办公室飞奔过去，没见到妈妈就喊起来了：“妈妈！妈妈！”

李淑英是个三十二、三岁的中年妇女，乌黑的短发拢在耳后，端庄的脸庞，明亮的眼睛，上身罩一件灰卡其两用衫，下身是黑斜纹裤子，看上去既朴素又整洁。小牛见了她，一边喊着妈妈，一边向她怀里直扑过去。李淑英见来了父子二人，又惊又喜，抱起小牛迎向赵志和，兴奋地说：“公社批给你们一吨水泥铺场地用，你恐怕就为这事来的吧！”

赵志和笑着说：“我正为这事来的哪。”说着把一叠衣服递

给李淑英，说：“你好久没回来，怕你没衣服替换呢。”淑英接过衣服，关心地问：“志和，队里学习理论和生产的情况怎么样？”

志和说：“生产没问题；学习嘛，眼前是农忙，没法安排。农村不象你们工厂，学习、工作有钟点、有计划，等空一点，是要学学理论哩。”淑英严肃地说：“啥？等空一点学，这不行！志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头等大事，不学习，眼不明，心不亮，方向就会辨不清啊！”

赵志和一时答不上话来。心想，现在不和她磨嘴唇皮，先把水泥的事落实好再说。于是，他满脸堆笑地说：“好好好！学习是要抓紧，这水泥的事你可要多关心支持啊！”说着从身边掏出一张购货证明来，低声说：“淑英，一吨水泥铺场地不够用，看来还缺三、五包呢。”

淑英放下小牛，看着证明说：“我们队里那片场地，一吨水泥不是足够了吗？”说着拿过发票簿准备开票。赵志和一看急了，说：“淑英，你就多开五包吧，万一铺场地不够，再来弄就麻烦了，就是剩下一点水泥，集体也可派些用场，又不是私人要你多开，怕啥？”淑英坚决地说：“不，志和，集体的事也应该有个原则，不符合手续的，一包也不能多开。”

赵志和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想：淑英啊淑英，你太一本正经了，看来今天不得不费些唇舌。他看看办公室里没有人，都去吃饭了，便关上门，重新低声下气对淑英说：“淑英，你们这么大一厂，三、五包水泥还不是牯牛身上拔根毛！”

淑英说：“问题不在三包、五包，水泥有的是，该用的，五十包、一百包，我们照开，不该开的，一包也要坚决卡住。国家把物资交给我们，我们就有责任把住这个关。”“我就不信。淑

英，你为集体多开几包水泥，天压下来也算不了多大错误，再说这个权你总也有的吧？”李淑英翻开发票本，笑笑说：“志和，你越说越不象话了。目前正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问你，对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加以限制，还是让它扩大？”赵志和脸上阵发热，“唔，唔……”一时答不上话来。李淑英收住笑，严肃地说：“志和，这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我们都是干部，应该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

赵志和早就不耐烦了。老实说，照赵志和的脾气，这样横不答应竖不行，早转身走了。可今天不能发火，淑英的脾气是不吃硬的，弄僵了，水泥多开不到，大事就办不成。俗话说，只有软柴捆硬柴，还是软和一点好。赵志和原来不想把心目中想办的那件大事告诉淑英，唯恐节外生枝，现在不如向她和盘托出，夫妻总是夫妻，手臂总往里面弯。再说，淑英对集体的事有感情，知道那件事对生产队有好处，不怕她不支持。赵志和压住火，嘻嘻嘻笑着说：“淑英，干脆把底牌给你摊了吧。你知道今年我们队的麦子长得多好，看来农业真要大干快上啦！可是，淑英，队里的副业收入还跟不上形势呀，我做队长的有责任提高大家的经济收入嘛。这次我摸到一条搞运输的门路，皮不破，肉不伤，拚几个劳力就是钱，可就是队里缺少船只。事又凑巧，听人说，县建筑材料公司有个姓金的，手里有的是各式水泥船，价格公道，就是要东西交换，一条船最少要一吨加五包水泥。正好，公社批给我们一吨水泥铺场地，我想场地可以慢一步，先把水泥船弄妥，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缺五包水泥么，淑英，来跟你商量商量嘛……”赵志和说得高兴，李淑英听了大吃一惊，一连串的问号在脑子里转起来，建筑材料公司姓金的？二十五包水泥换只船？搞运输？赚钱？……

她想，还得把事情弄清楚一点，就心平气和地问：“志和，搞运输，你准备怎么个搞法呢？”赵志和见淑英说话和气，以为她也给运输引得入迷了，哈，事情十有八九有希望了。连忙高兴地说：“淑英呀，只要船只弄妥，运输的门路还怕找不到！只要运输搞成了，淑英……”说到这里，赵志和得意地伸出两个指头，“队里的经济收入起码能增加二成，大河满，小河溢，社员的生活就更能提高啦，公私都有好处，那时呀，别说我，就是你走起路来，也会‘噔噔噔’响呢！”

淑英看到志和小生产思想的发展，气得胸脯一鼓一鼓。她猛地站起来，脸色严峻，昂起头，大声说：“志和！原来你把水泥用到那条路上去哪？”赵志和吓了一跳，瞧着她，直楞楞地发呆。

李淑英打开抽屉，放进发票本，“嘭”又把抽屉关上，明亮的眼睛迸发出火花，激动地说：“不行！这一吨水泥我也不能给你开！”“啊！”赵志和一下子从头上冷到脚根，抓住淑英的手发抖地说：“怎么？你……淑英，这一吨你也不给开？”“不给！你要走那条路，就是不能开！”她说得响亮、干脆、坚决。

赵志和松开手，真的呆住了，想：真是偷鸡勿着蚀把米，五包水泥没捞到，一吨水泥倒跑掉了。我软到底，她强到顶，有啥用场！好，淑英啊！你明明为难自己人呀！赵志和的脸涨得红了，心里发急，大声地说：“一吨水泥是大队、公社盖的章，合法合理，后门你不开，前门你可没权关！五包水泥我不要你开了，一吨水泥一定要开！你存心拆自己人的台么！”

李淑英激动地说：“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不能辜负党对我的信任和希

望！不管狂风暴雨，雷轰电打，我得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政策，决不为资本主义行方便！不搞清楚情况，不通过群众，这一吨水泥就是不能开！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

李淑英坚定激昂的语言，使赵志和倒抽了一口冷气，他奇怪极了，好象眼前的不是七八年来亲亲热热相处的爱人，倒是一个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人呢。

小牛本来只顾在办公室里玩着，听得爸爸妈妈争得热闹了，一看妈妈气乎乎地指责爸爸，一定是爸爸不好，赶忙走过去依偎着妈妈，捏着小拳头，睁圆大眼睛，学着妈妈的话说：“对，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李淑英抚摸着小牛的头，微笑着说：“志和，今天的事，你要好好想想呀，孩子也要跟你作斗争哩。”赵志和再也忍不住了，儿子都要欺侮老子了，火劲劲地说：“开不开随你的便！你没有我这个人，我……”话没说完，拉着小牛，头也不回走了。

小牛被拉得直跌跤，吵着要妈妈。到了船上，赵志和象漏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船梢上，一点劲也没有了。想想今天的事会有这个结果，心里委实不舒服。十年前开水泥，淑英对自己多好啊！今天怎么一点没有夫妻之情呀。自己一心一意要为集体办件好事，反倒落得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啦，“小生产思想作怪”啦……一大堆帽子。淑英啊，你后门堵了，前门也不开，你对自己男人过分了吧！赵志和越想越气恼。

小牛一直吵着肚子饿，要到妈妈那里去吃饭。经他一吵，赵志和肚里也咕噜咕噜唱起“空城计”来了，刚吵了嘴，又不好意思再去淑英那里吃饭，只好熬着点了。这时，淑英用纸托着一大包热气腾腾的馒头，气喘吁吁奔过来。赵志和一见淑英，来了火，憋气不要吃她的东西，“蹦”地从船梢上跳起来，拿过

篙子就撑船。说也奇怪，左一篙，右一篙，用了不少力，船头只是不离岸，船梢在河心歪东歪西地动。李淑英“扑嗤”一声笑起来，原来铁锚还扎在岸上没有起呢！赵志和红着脸也觉好笑。李淑英把馒头放在船上，一边帮他起锚，把船头推正航向，又一语双关地说：“志和，行船不看船头，不拨正航向，可行不好船呀！”接着又关心地说：“志和，你们吃了点东西再行船吧！”赵志和板着脸说：“肚子早气饱了，还吃什么东西？你自己吃吧！”话虽这么说，船已带着馒头撑到河心了。

小牛可高兴哩，早拿过馒头大口地吃着，一面还说：“妈妈好！”接着和妈妈招着手，“妈妈再见！再见！”

船渐渐开得远了。李淑英还伫立河边，向小牛挥着手，“再见”的声浪在河面上回荡。金黄的菜花衬在她身后，微风吹拂着她的短发，她显得格外端庄、俊秀。赵志和回过头望望她，叹口气想：人是正派人，就是太强了点。

回到家里，赵志和去水泥厂的事，大家很快就知道了，都怪他不和群众商量，自作主张要把铺场地的水泥弄去搞资本主义，幸好淑英看得清路，给顶住了，不然，真要走上邪路呢。

赵志和一听，心里更乱了，吃罢晚饭就一头倒在床上生闷气。他想睡又睡不着，翻来复去，白天的事情乱糟糟的在脑子里翻滚起来。

小牛已经呼呼睡熟了。忽然，远远地传来“嚓嚓嚓”的脚步声，渐渐近了，大门开了，“咯！咯咯！”房门被敲响了。一辨声音，赵志和知道淑英回来了。明天不是星期天，这么晚回来做啥？赵志和想，说不定就是送水泥票回来的，心里高兴。但白天和淑英吵了嘴，心里还有些气，不好意思给她开门，于是，他偷偷地把小牛推醒了，低低地叫他给妈妈开门。

小牛惊醒，一听是妈妈，高兴地大喊着：“妈妈！”赤着脚奔过去开了门。小牛拉着妈妈，唧唧囔囔告诉她，爸爸回来时船摇得不快，还吃了好些馒头。淑英抱起小牛，对志和笑道：“还没想通吧？还生我的气？生我的气没啥，思想不通可不行！”赵志和从床上起来，没好气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以后你别来管我，我也不来求你！”淑英还是心平气和地说：“你有问题我怎能不管！今天我就为这事回来的。”

淑英放下小牛，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来。赵志和偷偷一瞧，不由得喜上眉梢，怎么样，到底手臂拗不过大腿，淑英啊，这吨水泥你在厂里开了，省得多少事呀！可是，志和接过纸条一看，几乎要气昏了，原来仍是那张证明，根本不是发票。他象生了弹簧似的直跳起来，大声说：“我要你开票！这证明给我做啥？”淑英冷静坚定地说：“证明还给你，你不把思想搞通，水泥就是不能给你开！”

赵志和再也憋不住了，把积郁在肚里的气，一古脑儿倒了出来，嚷着、吼着，屋子里的窗户都震得嗡嗡响。李淑英不急、不躁、不恼，平静地说：“反正思想要弄通，不通不行！你再吵也不开！”

房门被推开了，赵志和的父亲赵老头怒冲冲地进来，连连说：“气啊！气啊！”他走到志和面前厉声说道：“亏你做得出，对她大吵大嚷，你对？还是淑英对？”赵志和委屈地说：“爹！你不晓得情况，管啥！”“管啥？我晓得，你不办正经事，你要淑英开后门，搞船，搞运输，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不拉长耳朵听听，社员对你今天的事意见多大！谁不说淑英有限力，问题看得准，铁面无私，顶得住歪风邪气。亏你还是个队长，不带着大伙往正道上跑！你……”老头子越说越气，最后连拳头都举起

来了。

赵志和被父亲骂得说不出半句话来，急得满头是汗。李淑英走到赵志和面前，深沉地说：“志和，社员的意见你要想想，今天的事，你要想想。你难道忘了十年前你到水泥厂开水泥的事了吗？那次，你对我说了多么好的话啊！你自己说的话可不能忘啊！”赵志和一声不响，十年前的往事，自然而然浮现在眼前。

那正是大搞肥料、大办农业的时候，队里要建造氨水池，领导上很重视，批给了水泥。赵志和来到水泥厂。会计是个戴眼镜的瘦子，脸上没四两肉，名叫金阿苟。他懒懒地看着介绍信，连连说：“没货！没货！”赵志和再三解释也没有用。他刚走出办公室，就听金阿苟在里面接一个建筑单位打来的电话，金阿苟和对方称兄道弟，非常亲热，一口答应，马上提取几吨水泥。那时，李淑英是个工人，刚下班，赵志和带着一肚子气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淑英。淑英气愤极了，连防尘帽也没脱，“噤噤噤”来到供销科，一摸情况，厂里根本没有这个任务。于是，她愤怒地冲进办公室斥问金阿苟。金阿苟哪里把一个普通工人放在眼里，骄横傲慢，若无其事。这时，工人同志都围上来了。淑英端个凳子，往上一站，挥着手，高声地向大家揭露金阿苟走后门，搞私利，为资本主义服务，严肃批评金阿苟不重视农业，有货不发，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的错误。工人们一听，都很气愤，大家拥进办公室斥问金阿苟。金阿苟吓得瘦脸上直淌汗，承认留货走后门，并且马上给赵志和开了票……

李淑英打断了赵志和的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前，厂里一些部门被金阿苟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霸占着，他们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却为资本主义开道。那时，志和，你对我说：‘淑英，你

们工人一定要把金阿苟这些人的权夺过来，不能让他们危害社会主义农业，给资本主义开大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我们把金阿苟这些人的权夺了过来，交给我们工人掌握。可是今天，志和啊！你却要我走金阿苟的老路，不顾党的原则和政策，危害社会主义农业，为你搞资本主义开大门，你说对吗？”赵志和没有回答。淑英说：“为啥过去你反对的东西，今天在你身上出现呢？”赵志和低着头还是没有回答。淑英一针见血指出：“志和，问题是你身上的小生产者私有观念没得到彻底改造。”李淑英一番话，打中了赵志和，他哑口无言，心里波涛翻滚。

赵老头听着淑英一番话，赞许地点着头，心情也很激动，说：“志和，你还没开窍吗？全是你的不对么！”小牛搂着公公的脖子说：“对，是爸爸不好！”老头子高兴地摸着孙子的头说：“嗯，连小牛也晓得谁是谁非呢。”

赵志和再也坐不住了，搓着手，不敢看淑英一眼。他呆呆地看着窗外，他的头脑里象风车在打转。

李淑英打断了赵志和的沉思，说：“志和，下午我去公社，向有关部门和县建筑材料公司打电话作了调查，你猜那个姓金的是谁？就是犯了错误被水泥厂开除出厂的金阿苟，现在混进建筑材料公司做临时工，和几个投机倒把分子以交换水泥船为名，骗取生产队的水泥、钢筋、粮食，盗窃国家物资，公安机关对他们已经进行拘留审查了。”“啊！”赵志和吓呆了，有这样的事吗！他悔恨交加，痛心万分。他猛抬头，走到淑英面前痛心地说：“淑英，真想不到，我差点上当，叫生产队吃大亏，怪我看不清形势，以后呀……”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淑英严肃地说：“以后呀，这情况还可能发生呢。列宁说：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是我们要经常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随时随地跟头脑里的小生产私有观念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在前进的路上少走弯路啊！”赵志和点点头说：“对！今后，千忙万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能忘！”赵老头在一旁也会心地笑了。

第二天清早，赵志和安排好队里的工作，和淑英一起，轻快地摇着船从赵庄的小河里出发，去水泥厂提取一吨水泥回队铺场地。小牛坐在船头上高声歌唱。曙光照耀着水面，东风吹动着行船，船象箭一般飞速前进。





瓦匠新风

江阴县北涇公社 严兴义 严梅

初秋的一天傍晚，社员们已经收工回家。在刘庄大队宽阔的机耕道上，大踏步走过来一个人，二十开外年纪，中等身材，头戴一顶柳条帽，身穿半新旧中山装，四方脸，高鼻梁，看上去健壮朴实，英姿勃勃。这个人就是立新大队立新修建队队长、共产党员赵春。

辰光已经勿早，赵春到哪里去呢？原来，他是到刘庄老贫农刘德旺家去承包建房任务。赵春步子稳当，脑海里却是思潮翻滚。想到立新修建队成立一年多来，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破旧习，树新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和赞扬。可是也有些五匠对他们看不顺眼，刮起一阵风言风语，刮得最凶的要算刘庄。看来教育改造小生产，破除千年老习惯，阻力还不小，要前进，就得斗争啊！他正想着，不觉已到了刘庄。赵春正要朝前走，忽听得对面小河旁刘德旺家的后门“吱”的一声，从门缝里挤出一个人来。此人细长条子，背有点弯。赵春一看背影，就知道是刘庄的瓦匠作头刘西槐。

今朝刘西槐到德旺家去做啥？赵春心里有数，十有八九是去包揽生意，看来在刘德旺的建房问题上还有一场不小的斗争。想到这里，赵春加快脚步朝德旺家走去。走到刘家大

门口，正要举手推门，只听见里面刘大妈在讲：“我造得起房子，也供得起饭，勿吃饭的匠人，我是勿托心的。老头子，在旧社会，我侬做牛做马半辈子，也无法造房子，现在靠了共产党和毛主席，能造起房子，还勿造好一点！”刘大妈刚说完，只听见刘德旺说了：“喔！你是担心人家勿吃你的饭，房子会造勿好！我看啊！你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刘大妈说：“你也勿要戴着放大镜看人，把人家看得佬佬大。你想想自古以来，可听说过勿吃人家饭的匠人吗？我听人家讲，本家饭菜差一点，生活就要两样！”“嘿！你倒说我戴着放大镜看人，我看你啊，倒是戴了老光眼镜看新事物，眼光太老了。人家立新队替贫下中农造屋是尽心着力的。”“立新队，立新队，再好毕竟是外头人，刘西槐是我侬隔房老叔子，手臂弯弯总是朝里的。”“我看还是请立新队建造！”“我是要请老叔子刘西槐师傅的！”

老俩口一番争执，赵春听得清清楚楚。于是他把门一推，跨了进去：“德旺大伯，大妈！”老俩口听见门口有人喊，赶忙迎了出来。一看是赵春，刘大伯心里开心啊！忙说：“啊呀！赵师傅，我正想去请你哩！来！来！里边坐，里边坐。”边说边端凳倒茶。这时刘大妈蛮尴尬，她想刚才自己说的话，勿知赵师傅有没有听见，边想边拿起针线匾，戴上老光眼镜，做起针线生活来。手里在做，脑子里在担心，今朝老头子勿知要同赵春讲点啥？德旺大伯见赵春到来，象吃了两杯老白酒，劲头来了，张口就说：“赵师傅，你们立新修建队近来生活忙勿忙？”“忙！大伯，现在各大队都在规划新农村，就拿我们大队来说，去冬开了一条朝阳河，新房子就建造在朝阳河两旁，现在已造好一百多间，往后还要大批建造，只怕生活来勿及做呀！”赵春讲到这里，大妈在想：生活这样忙，还要到我这里来招揽生意，真是

手艺人，靠嘴巴吃饭。自己老头子是个老实人，不要被赵春花言巧语一说，就请他来造房。想到这里要紧用手拉拉老头子的衣角。刘大伯觉得衣角在动，明白老太婆的用意，故意不理睬她，而对着赵春讲：“赵师傅，立新队造房，坚持饭、酒、烟三不吃，我侬贫下中农欢迎啊！可是有些人想的，同我们不是一个路子。”赵春知道刘大伯指的是刘大妈。他想立新队建立还不久，群众对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刘大妈受了几千年来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再加上有人借这股旧势力在大妈身上做文章，使她思想不容易转过弯来。今朝我能不能把刘大伯家的建房任务接过来，是捍卫新生事物的一场战斗啊！想到这里，赵春开门见山讲：“大伯，大妈，你家的建房任务由我们来承包，请老人家放心。”刘大伯一听，高兴得站了起来，连声说：“好！好！一定请你们来造。”又回身对大妈说：“老太婆，你看呢？咦，怎么不响？”只见刘大妈正对着一件新衣裳呆望，凑近一看，“嗤！”笑出了声。原来刘大妈手里缝衣服，心思放在老头子和赵春的谈话上，把一块旧布头缝到了一件新衣裳上。“我说你那副老光眼镜太老了，新事物看勿清，你看，不是把一块旧布头缝到新衣裳上了吗？这叫心不在‘衣’！”刘大妈本来呆在那里，现在被刘大伯一说穿，面孔涨得蛮红：“老头子啊，你看有啥办法？”刘大伯想，老太婆平时主张蛮大，今朝心一慌，竟会问出这种话来，就讲：“这还不便当，只要将旧布头拆掉，仍是一件新衣裳嘛！这就叫‘破旧立新’。”这时，赵春看到大妈十分尴尬，便对大妈讲：“我们立新修建队，建立时间还不长，还有不少缺点，请大妈帮助。但是，有一条，不论是本大队还是外大队，是集体建房还是社员私人造屋，我们都要对人民负责，坚持质量。我们不吃饭、不吃烟、不吃酒，是执行毛主席

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妈，‘起屋开饭店’，这种老习惯要彻底破除呀！”大妈听了赵春一番话，觉得蛮在理，但心里总还有个疙瘩。赵春看时间勿早，同老俩口商定了建房日期，就告别回家。

今朝是开工的第一天。清早，立新修建队在赵春同志的带领下，打着红旗，扛着工具，肩披朝霞，来到刘庄。刘德旺家的新屋基上，顿时热闹起来。整个工地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劳动景象。工地上要数赵春最活跃，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在赵春的指挥下，造房工程正在顺利进行。

再讲刘西槐，今朝困在床上一夜没有困着。自从那天他去找了刘大妈以后，认为浑水勿会落到外浜去，这笔铜钿笃定落进自己腰包。再想想勿对，德旺嫂子同我讲，等她同老头子商量了就给我回音，可是等到现在，还不见答复，有点不定心。想我刘西槐泥刀饭吃了几十年，凭我这点手艺，不怕不来请。又一想，现在好多大队的五匠都组织起来了，特别是立新修建队还实行啥个“三不吃”，越来越受到群众欢迎，照这样下去，还有我的路？！唉！他东想西想，七想八想，胡思乱想，已是大天白亮。只听见老婆在骂：“太阳百丈高了，你还困在床上老鸡婆勿动身。德旺家造房子，请了别队的匠人啦！……”听到这句话，刘西槐忙从床上竖起来：“啥地方的匠人？”“我看见旗上写的是‘立新修建队’。我着你啊，嘴唇边的食也被人家吃去了，还当啥个作头！”刘西槐听说“立新队”三个字，人顿时发呆，心里想：别地方的匠人来还不要紧，立新队一来，影响一扩大，我搞的五匠单干，恐怕今后……咳！赵春呀赵春，我同你河水不犯井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为啥要我头上来动土，这不是要断我的路吗！嘿！没那么容易！”

刘西槐起了床，脸不洗，早饭不吃，就一头钻进了西头小竹园，伸着头向刘德旺的造屋工地望去。一看，吃了一惊，果真是立新队，只见赵春正在左前方立角砌墙，动作干脆利落。他看在眼里，火在心里，脑筋一动，有了。人钻出小竹园，一步三摇，蹿到刘德旺家里来。一进屋，看见刘大妈勿在烧饭，倒在整理几块木板，就讲：“德旺嫂子，你倒蛮定心啊！”刘大妈看见刘西槐来，一面要紧让座，一面忙解释道：“老叔子，你不要动气，照我的意思本当是要请你的，啵！老头子硬是要立新队，咳！……”“喂！他们做和我们做一样的。我是说你太定心了，不抓关键，倒在整理几块木板。”这一说，说得大妈丈二和尚摸勿着头脑。刘西槐看大妈听不出话音，就讲：“德旺嫂子，你不要把我当外头人，我倒是为你着想。他们这样做，瞒得过你可瞒不过我的眼睛。你看乱砖头这么堆堆，怎么行？恐怕今后质量有问题，不出三年房子就要走样。”大妈一听，心里急煞，造房起屋，最要紧的是质量：“啥！三年？咳！事到如今，怎么办呢？”“怎么办？办法就在你嫂子身上。”刘大妈忙问：“我有啥办法？”“德旺嫂子，你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俗话说，小菜放在你橱里，生活出在匠人手里！”刘西槐这么一讲，刘大妈明白了，就讲：“老叔子，你怎么不知道，立新队是‘三不吃’的？”“‘三不吃’，啊呀，这是挂挂牌子的，人嘛，为来为去还不是为张嘴嘛！你真心烧了，诚心一拉，他们还能不坐下来？”大妈一听，说：“对！那我就烧。”“对，烧！”

就在这个时候，赵春跨进门槛，劈口就问：“烧，烧啥？”刘西槐没想到赵春这个时候会来，结结巴巴地讲：“喂！……这个……啵，德旺嫂子讲，你们做得很辛苦，生活又快又好，她一定要为你们烧饭，我说烧了也不会吃的，去忙点啥。”赵春一

听，心里想：刘西槐，你又做巫婆又做鬼，不怀好意。想到这里，忙对刘大妈讲：“大妈，我不是早就同你讲好‘三不吃’的吗？”大妈十分尴尬，她想，是刘西槐叫我烧的呀！她望望刘西槐，心想：你这个人说话为啥这样活络？象泥刀搨砖头两面三刀，倒弄得我老太婆难做人。再一想，我是烧饭给匠人吃，又不是干啥丑事。就对赵春说：“赵师傅啊！你们替我造房子不吃饭，我总归过意不去，今朝就吃一顿吧。”边说边提着淘箩往外走。刘西槐勿冷勿热地讲：“赵师傅，德旺嫂子既是这样诚心，就领领情吧！”赵春赶忙往门口一站，象铁塔似地堵住了门：“慢！大妈，一包香烟、两碗饭、三两老酒、四只菜，那是匠人的资产阶级旧习惯，‘三不吃’是我们立新修建队的新章程，吃了你这顿饭，就是向旧势力妥协、投降，破坏了新风；吃了你这顿饭，就迎合了旧势力的需要，往新生事物身上抹灰啊！”刘西槐一听，感到味道勿对，想溜。赵春沉着地问：“刘师傅，你要我们领的是什么情呀？”这一问，象一记闷棍，刘西槐嘴巴连张了几张没说出话来。赵春乘势又说：“刘师傅，现在还有少数人，有了点手艺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却把手艺当成攫取个人私利的本钱，去跟贫下中农换吃、换喝、换钱，这是什么作风，你想过没有？”“我……我想这是按劳取酬嘛！”“不！做了生活，拿国家规定的工钱是按劳取酬，可是你们拿了工钱，还吃了湿的，袋了干的，这难道也是按劳取酬吗？我们应当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可不能做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啊！”赵春响当当的一番话，犹似焦雷，轰得刘西槐浑身一震，面孔红一阵白一阵，一面说：“好！好！你们忙吧！你们忙吧！”一面溜出大门走了。

赵春走上一大步，对刘大妈语重心长地说：“大妈，有人就是

想要我们吃你这顿饭呀！如果我们今天吃了，他就可以借此散布谣言，打击立新修建队，破坏五匠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就可以继续搞他的单干，当他的作头，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啊！”大妈听了赵春一番话，想想蛮有道理，再看看自己手里的淘箩，有点进退两难。赵春跑过来，一面帮大妈将米倒回米缸里，一面对刘大妈讲：“大妈，有空你到工地来看看，给我们提提意见。”说罢，直往工地走去。此时刘大妈看着赵春高大的背影，心想：赵春这个人倒是实心实意的，不过生活做得怎样呢？对，让我到工地上去看看。回身带上门，直往工地而去。

建房工地上热气腾腾，只见立新修建队的二十多个小青年，个个生龙活虎，干劲冲天。手中瓦刀飞舞，亮光闪烁，手起刀落，利索稳扎。“嗒！嗒！嗒！”“嚓！嚓！嚓！”堵堵山墙直往上长。大妈一看这情景，心里顿时一喜，抬头细看，只见赵春在东边立角砌墙，赶忙走过去，对着赵春笑嘻嘻地讲：“赵师傅啊，你也不叫大家歇歇手呀！”赵春见刘大妈走近前来，就问：“大妈，别处还有碎砖头吗？”“是不是砖头不够？”“砖头估计足够了，我想尽量用碎砖砌在下面，这样砌，山墙的根基牢，还可以省出新砖派其它用场。”刘大妈一听，心想赵师傅想得多周到呀！连忙回答说：“旧砖没有了，就用新砖砌吧！”赵春弯腰拾起一块青砖，用瓦刀撩起一刀灰泥，“哧！”“哧！”两撮，往墙上一支，转身对刘大妈讲：“大妈你看，这样砌墙有啥问题？”刘大妈凑上去一看说：“砌得倒蛮快，不过，好象嘴唇上贴膏药不合缝。”赵春又弯腰拾起一块砖头，“哧！哧！哧！”两擦一拖，头缝搨好，往墙上一支，只见这块砖头象生根一样扎在墙上。刘大妈看了连声喊“好”！赵春抓住时机，一面快速砌墙，一面对刘大妈讲：“大妈，开头那种砌法叫蚌壳灰砌墙，有漏缝，风

吹雨打，墙会走样。现在这种叫满刀灰砌墙，一拍合缝，风吹不倒，雨淋不漏。大妈，我们思想上要筑反修墙，也要象满刀灰砌墙，才能抗住任何冷风呀！”刘大妈一听，真有道理，点头称是。她一边帮忙，一边同赵春谈得十分融洽。

“嘿！……”生产队吹响了中午歇工哨子，社员们陆续收工回家。赵春也招呼瓦匠歇工吃饭。小青年们互相招呼着，准备洗手吃饭。这时，只听得“来了！来了！”一声喊，只见德旺大伯捧着热气腾腾一蒸笼饭盒、杯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原来，大家带来的饭菜，刘大伯已经蒸熟了。赵春忙说：“大家吃吧，等会给刘大伯算还柴火费！”“好！”大家接过饭盒、杯子，又说又笑地吃了起来。老俩口看到此番情景，心里高兴啊！

“老头子，你看这些同志多好啊！”“老太婆，我早就对你讲，勿要戴着老光眼镜看人，立新修建队就是这个。”说着，刘大伯把大拇指伸到刘大妈眼前晃了几下。“好是好的，不过，我听别人讲，西面一垛山墙有点倾斜……”刘大伯一听，猜想她可能又被刘西槐吹了点风，想你这个老太婆正是风车耳朵摇车心，不看事实弄勿清。“来，跟我去看看。”大伯一把拖住大妈，来到新房子西山墙下。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根麻线，一头结一只铁钉，一头系一块青砖，把铁钉插到墙缝里，手一放，砖头荡到地上。“老太婆，你看看斜不斜？”刘大妈凑近一看，只见墙壁跟麻线一样笔直，一点没有差错，心里服帖，说：“这种质量，不要说三年、五年，十年、百年也不会走样呀！”“是啊，砌墙看线条，听话辨味道，有些人的话就要辨辨滋味！”刘大妈一听，觉得老头子说话在理，想到刘西槐几次三番对自己说的话，粗听听蛮好，细辨辨不对！看来刘西槐这个人不走正道。

老俩口刚要走，只见赵春笑咪咪走过来，大妈忙上前拉住赵春的手激动地说：“赵师傅呀！你们这么辛苦，生活做得既快又好，我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赵春一听，忙说：“我们修建队还只是一棵幼芽，还得防虫蛀，还得靠广大贫下中农关怀、支持，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呀！”赵春一番话，说得老俩口连连点头。赵春一看时间，忙招呼大家又干劲十足地干开了。

这一干，直干到下午两时多。站在东边砌墙的赵春，措了措满脸汗水，打量着工地情况，心里盘算，照这种速度，只要再抓紧一点，连屋面也可以做好。又抬头朝东南方向一看，见乌云堆起，看来要下雨！赵春赶忙对大家说：“秋老虎的天，说变就变，大家手里再带劲点，抢在雨前动手盖屋面。”大家看看天色要变，急在心里，忙在手里，不到一个小时，堵堵山墙竖起，根根横梁上好，新房子已屋架成形了。赵春又立刻带领大家抢盖屋面。傍晚时分，天空突然滚过一阵闷雷，站在新屋高处施工的赵春，把手一挥，发出了紧急动员：“同志们，眼看大风大雨即将来临，我们必须鼓足干劲，战胜风雨，想尽一切办法，不使新砌的山墙遭受损坏，为贫下中农负责到底。”

刘大妈看到赵春带领大家连续大干，心里激动啊！想我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匠人，到了收工时间不走，看见风雨来，还要抢盖屋面，便急步走到赵春面前打招呼：“赵春呀！今朝风雨勿会小，我看你们就歇工吧！”赵春截住大妈话头说：“不！大妈，新砌的山墙经不起风吹雨淋，我们必须加紧盖好，否则质量要受影响！你快去找点东西来盖盖山墙。”大妈答应一声，急忙到家中抱出一捆尼龙纸，奔到工地。不多一会，狂风夹着闪电，大雨裹着雷声，倾盆而下。这时，生产队长也带领社员前来帮忙。后边还跟着一个刘西槐。那么刘西

槐是不是来帮忙的呢？不！刘西槐一听外面大风大雨，心里蛮高兴，心想现在已经五点多钟，立新队肯定已经收工回家，德旺家的房子刚砌好山墙，泥浆还未收干，风一吹，雨一淋，山墙一倒，看你赵春怎么收场！想到这里，撑着伞，踱着步子来看热闹。

众人转过屋角，只见在新屋高耸的山尖上挺立着一个威武英俊的青年，在狂风暴雨中象一棵青松挺立在山崖。大家仔细一看，不禁异口同声直喊：“赵春！”这时屋面已经盖好一大半，赵春一面指挥队员们收工避雨，自己扯着尼龙纸，盖的盖，压的压，还在紧张地干着。“轰隆隆！……”“哗啦！……”又一阵惊雷掠过，风雨更猛了。赵春透过雨帘，发现离自己十来米远的屋尖上，还有一小段山墙没有盖好，他二话没说，脱下身上的雨衣，踏着圆骨楞楞的横梁，迎着风雨，上前盖好。这一举动急坏了屋下面的大伯、大妈，直喊：“赵春，当心滑！快下来！”赶来帮忙的社员群众，几十双眼睛直盯着赵春，也喊：“赵春，快下来吧！”赵春四周一看，新屋没啥问题了，才跳下屋来。

不一会，雨过天晴，瓦蓝的天空中星星闪烁，新屋门前的队场上灯火通明。大伯、大妈扛着一桶生姜红糖汤来到场上，招呼大家坐下，刘大妈端起一碗姜汤走到赵春跟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把全身湿淋淋的赵春看了个遍，她心里有千言万语要讲，但是万语千言又无从说起，手拉着赵春，激动地说：“赵春同志！你们象打仗一样拚性拚命干，我……”刘大妈满脸淌着水，也分不清是汗水、雨水、泪水。赵春看刘大妈这样激动，忙说：“大妈，贫下中农为社会主义农业大干快上，我们为贫下中农造房，也要快马加鞭啊！再说，我们也确实是在打

仗，打一场教育改造小生产、破除千年老习惯、树立共产主义新风尚的进攻战！”刘大伯喊：“对！赵春同志说得对！老太婆，快趁热让大家喝汤吧！”“对！对！大家来喝碗汤，热热身！”

赵春接过糖汤，一看刘西槐在场角边闷头抽烟，端着碗走到刘西槐身边说：“刘师傅，喝碗热汤暖暖身吧！”刘西槐看到赵春这般热情，心里象倒翻了五味瓶一样，接过碗，只觉得一股热气往心里直钻。心想：凭良心讲，这三间房子造得既快、又好、还省料，立新修建队无论思想上、手艺上都远远超过自己啊！不过，他们到刘庄来这样一弄，我今后怎么办？刘西槐手捏着烟尾停在嘴边，呆瞪瞪，一言不发。赵春明白，此时刘西槐思想上一定非常矛盾。于是凑上前去，亲切地说：“刘师傅，我们这样拚命干，不是来抢你生意，和你争啥地盘。我们为的是破旧习、树新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刘师傅，我们农村五匠都应该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啊！”刘西槐站了起来，双手抓住赵春的手说：“赵春，你说得对！……以后你有空，多过来帮助指点。”说完，挺了挺身子，带着满腹心事走了。

赵春看看小太阳灯雪白铮亮，如同白天一般，对队员们说：“同志们，天气可能还会有变化，我们再加一把劲，把屋面全部盖好，夜里风雨再来，就没问题了。”一声动员，众人响应，人们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心情振奋，斗志昂扬，干得更欢。

（题头画：朱以凡）

玉珍回队

江阴县澄江镇 顾 红



合 学习理论方向明，
新人新事数不尽。
与传统观念来决裂，
玉珍姑娘嫁农民。

甲 今天讲的，是城里姑娘姚玉珍立志嫁给农民李刚的故事。
乙 姚玉珍，年纪二十六岁，现在县办农机厂当绘图员、修理工。她同李刚是初中同学。毕业后，李刚回到家乡李家桥当社员。姚玉珍刚巧也下乡插队在李家桥。三年前，上级招工，姚玉珍给贫下中农推荐到县办工厂。

甲 有一天，玉珍姑娘下班回来。

乙 妈妈要紧告诉她：“亲家母来过哉，她一个劲地催促你五一节就结婚。”

甲 “哦？”姚玉珍两条柳叶似的长眉毛，“唰——”竖了起来。上次同婆婆说得好好的，把婚期再推迟一年，她高高兴兴答应了，怎么隔了几天就变卦？

乙 玉珍婆婆耳根软塌塌，听见风吹就疑心鬼叫，她突然改变主意，会不会背后有人扇小扇子？对！李家桥有个绰号叫“巧嘴婆”的女人，在姚玉珍和李刚的婚姻问题上，早就散布过不少流言蜚语。

甲 姚玉珍前前后后细细一想，心里一亮，很可能又是“巧嘴婆”在搬嘴弄舌！她觉得，社会上的传统观念是多么顽固啊！我一定要赶到婆家去说服她老人家，同时查清原因，好对症下药做工作……一边想，一边奔出家门，直往城郊走去。

乙 她走上一条通向农村的柏油马路。

甲 这条路宽广、平坦，在霞光映照下，闪闪发亮！

乙 快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忽地，“嘎嘎嘎”，一部手扶拖拉机迎面停住了。驾驶座上跳下两个虎气腾腾的小伙子。为首一个长得浓眉大眼，肩宽背厚；后面一个长得眉清目秀，不胖不瘦。

甲 姚玉珍见了：“嗨！你们上哪儿去？”

乙 原来前面一个小伙子就是李刚，后面一个名叫赵明强。赵明强是李刚和玉珍的同学，也插队在李家桥，三年前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这次学校派他同一个实习小组来到家乡开门办学。县里安排他们和姚玉珍等组成三结合小组进行农机改革。

甲 李刚跑到后边，把一辆自行车从拖车里拎出来，交给赵明强。然后，朝姚玉珍笑笑：“我呀，上城运化肥！”说着，跳上驾驶座，“嘎嘎嘎”把拖拉机开走了。

乙 赵明强望望李刚，又望望姚玉珍，格格笑道：“你看他这急性子！连你到哪儿去也不问一问。”

甲 姚玉珍朝李刚的后背看了一眼：“他呀！一门心思就是‘农业四化’、‘十年远景’！”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是甜蜜蜜的，阿刚就是这么个有理想、有朝气的青年！看着他驾驶拖拉机的雄姿，一件往事跳进了脑海——

乙 三年前的今天,大队首先推荐李刚上大学,可他说:“我刚当上拖拉机手,队里人手紧,跑不开。”横推竖让,硬叫赵明强去了。那时候,也是在这三岔路口,他坐在驾驶座上,对劝他上大学的老支书说:“农村也是大学!”一拉离合杆,“嘎嘎嘎”,把拖拉机开走了……

甲 当时,姚玉珍心里激动啊!她想,阿刚啊阿刚,你胸怀全局,志向远大,硬是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事业……

乙 “喂!你上哪儿去?”赵明强的声音把姚玉珍从回忆中惊醒。

甲 “李家桥。”姚玉珍这才把原委一五一十讲出来。

乙 “对!对于旧的传统观念,就是要发扬一股攻坚的冲锋精神!”赵明强一边赞扬,一边从袋里掏出一张图纸,笑嘻嘻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设计的新式插秧机就要批准试制了,我这就送到公社去征求意见。”说着,跨上了自行车。

甲 “好啊!”姚玉珍兴奋得眼睛也发亮了,“正好顺路,搭我一段!”说着,轻盈地一跳,“唰——”稳稳地坐上了书包架。

乙 一眨眼,三里路程过去,到了通向李家桥的渠道路口,自行车踏速还未减慢——

甲 姚玉珍就“蹦”地跳下来,朝前奔了几步:“插秧机图样要不要画好送县?”

乙 “三夏大忙快到了,县里就是急等着要审批决定呢!”

甲 “那今天你到我家来一道研究,开个夜车吧!”

乙 “太好啦!”赵明强看了看表,又望了望前面的李家桥,说:“那你快去快回,我回来就到这路口接你,一道回转。”最

后两句话声音清亮，在田野里传得很远。

甲 “好！一言为定！”姚玉珍爽快地答应着，踏上了渠道。

乙 说也巧，正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巧嘴婆”挎着一只竹篮从外村跑亲眷回来。说起这个女人，方圆几里有些小名气。过去，她跟丈夫做过小商贩，多年做买卖，练就了一张利嘴。还喜欢为人说媒作合，从中捞外快。她耳朵长，嘴巴尖，专会打听小道，传播新闻……这时候，她把一双滑溜溜的眼睛，朝姚玉珍、赵明强扫来瞄去，心里一阵冷笑：哼，看你们这种热络样子，还不是有苗头吗？姚玉珍啊姚玉珍，你是嘴硬骨头酥，心底里还不是想嫁大学生、居民户？“巧嘴婆”心里这么想，可劈头撞见了姚玉珍，又满面含笑，走上前来打招呼：“玉珍呀！几天不见，你这个大小姐更嫩相、更标致啦！拿我家门前池塘的荷花来比，也胜不过你啊！谁家小伙子有福气……”说着，把那双贼亮的眼睛，朝踏着自行车远去的赵明强瞥了一眼。

甲 “巧阿婆！你再不要讲这些乌七八糟的话啦！你的脑筋要汰汰清爽啊！”姚玉珍面孔铁板，在一脸秀气里隐隐透出几丝威严。

乙 “巧嘴婆”当面受了姚玉珍一顿抢白，面孔红一阵，白一阵，黄一阵。她嘴里啾啾连声：“你们年轻人思想好，我是老脑筋……”可心里却在想：哼，看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等好戏看吧！一边就从一条小路走开了。

甲 姚玉珍到了婆家，开门见山就说：“阿妈！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晚婚是党的号召，有利于我们青年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为革命多作贡献，不知您为啥要变卦？”

乙 婆婆吞吞吐吐地说：“这个我懂，可……”

甲 姚玉珍一见这个情景，便打开了底牌：“记得有一回，我同赵明强从大队办公室出来，看见‘巧嘴婆’鬼头鬼脑走进你房里，她同你讲过什么话来？”

乙 婆婆急忙说：“没，没讲什么，她是向我借只提桶。”

甲 姚玉珍拉住婆婆的手，恳切地说：“阿妈！‘巧嘴婆’这个女人思想不干净！您的耳根子要挺挺硬，要同她的坏思想作斗争！”

乙 婆婆连忙答应：“阿珍，你说得对！我接受……”

甲 姚玉珍见婆婆认识提高了，又想到插秧机的事，便讲了几句家常，高兴地告别出来。

乙 姚玉珍前脚走出门，“巧嘴婆”后脚就捱进去。她在李刚娘耳朵边咕咕咯咯讲个不停。

甲 李刚娘听了气得嘴唇发抖：“你不要造谣中伤！玉珍不是那种姑娘！”

乙 “嘿嘿，你不要认为她嘴上说得漂亮，还不是卫生口罩，嘴上一套！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来望！”“巧嘴婆”不由分说，硬扯着李刚娘的衣袖管，拖到门口，朝公路远远一指——

甲 赵明强正扶着自行车朝路口走来，玉珍迎上去，坐上了书包架。“嘀铃铃”，自行车一阵风似地飞回去了……

乙 “哼哼，我说阿刚娘，你就别痴心啦！有一个好端端的大学生在眼前，年轻漂亮，工资又高，她不嫁，偏要嫁种田人？哪有凤凰鸟不拣高梧桐歇脚，偏要钻泥水塘？不然，她为啥硬要把婚期一推再推呀？不是晚婚，是赖婚呀！”“巧嘴婆”嘴泛白沫，唾液四溅，一口气讲完，感到一阵舒服轻松。

甲 李刚娘的面色，“唰”地变成了一张白纸。“咚！咚！”胸口象给攒上了一块块石头，沉甸甸的。

乙 过了几天，姚玉珍一次下班回来，妈妈说：“亲家母又过来了。”

甲 “啥？”姚玉珍预感到又出了啥事了。

乙 果然，妈妈捧着一只花包裹递到她手里。

甲 姚玉珍莫名其妙地捧着，把它放到台子上，打开一看，绸被面，呢毯子，的确凉，一卷包着铜钿的红纸包……一派花花绿绿，耀人眼睛。“啪！”姚玉珍把肩上装学习材料的黄挎包退下来，往台子上一搁，随手捆起衣料、钱包。她觉得眼前闪亮的衣料好刺人哪，捧着的花包裹，好似一块大火炭，烫得手发疼。婆婆呀！你为啥又突然来这一套？是不是“巧嘴婆”又给你出了什么鬼点子？对！她记起来了，那天同赵明强一道回转，影影绰绰看见“巧嘴婆”同婆婆一起站在门口，不知讲点啥名堂。想到这儿，她立定主意，睁大眼睛，捧着花包裹，一字一顿地说：“妈！不行！要退回去！”

乙 说着，她又奔出家门往乡下跑。到李家桥时，已近黄昏，东北边卷来层层乌云，云层压得很低。

甲 姚玉珍一路走一路想，她同李刚的感情是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的：

乙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写出了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

甲 毕业时，他们一同表决心，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青春；

乙 在乡下劳动的第一年，他们首先向党支部提出了扩种百分之百双季稻，实现粮食产量大提高的建议；

- 甲 在认真读书、批林批孔、学习理论运动中，他们相互交流心得体会……
- 乙 她喜欢李刚耿直坦白和反潮流的性格，更喜欢他扎根农村、立党为公的献身精神。
- 甲 可是到现在，有人还散布流言蜚语，婆婆还怕她变心，她觉得，社会上这一股旧习惯势力还顽固得很！一定要顶住它！姚玉珍觉得，手里的花包裹仿佛不是一包衣料，而是一包重磅炸药！她是在抱着它，向传统观念这个其重无比的大山爆破！宣战！姚玉珍三步两步跨进婆家门，叫声“阿妈”！便把包裹塞到婆婆怀里，“我不能收！”
- 乙 李刚娘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坏了，她嘴唇颤抖着，“啪！”衣包掉在地上。
- 甲 姚玉珍拾起衣包，把婆婆搀扶到一张靠背椅上……
- 乙 李刚娘脑袋里嗡嗡作响，她两眼失神，面色苍白，急急巴巴地说：“阿珍，你一点情分也没有了？”
- 甲 姚玉珍轻轻搂住了婆婆的肩头，亲亲热热地说：“阿妈！您说，这么多年，我娘儿俩有情分还是没情分？”一双明亮的眼睛直视着婆婆。
- 乙 李刚娘的心“别、别”地跳，她低下眉毛脸发烧……
- 甲 “阿妈！我们是‘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我看，您是怕我变心！如果这样，您就太小看我了！我要是看不起种田人，那就是忘了本！”
- 乙 李刚娘觉得心头一阵热烘烘，她拉住了媳妇的手：“我，我又错怪你了……”
- 甲 姚玉珍看着婆婆又悔又恨的样子，更觉得事有蹊跷，便单刀直入地问：“阿妈，是不是背后又有人乱嚼舌头？”

乙 “啊，没，没有。”

甲 “有！有一个人！”

乙 “啊……谁？”

甲 “巧嘴婆！”

乙 到了这时，婆婆想遮遮不了，想瞒瞒不住，只能原原本本把情况讲出来。

甲 姚玉珍听着，越听面孔越严肃，她把胸前乌油油的辫梢往后一甩，感情深沉地说：“阿妈，您还不理解我！”

乙 忽然，外边田横头，小青年们一迭连声喊：“新式插秧机成功啦！”“新式插秧机成功啦！”

甲 姚玉珍听到她和赵明强他们日夜苦战试制出来的插秧机成功了，“蹦”地跳起身，兴奋得面孔通红：“阿妈，今天政治夜校可学习？”

乙 “学习呀！”婆婆看着媳妇，莫名其妙。

甲 “好！阿妈！您等着！今夜我也来和你们一起学！”姚玉珍奔出门，象只展翅的海燕，朝天边疾驰而去……

乙 姚玉珍走出婆家门不久，天就完全黑了下來，东北风越刮越大，忽然，一道闪电，“格隆隆”，震天动地，新年第一声春雷爆响了！“喇拉拉”，春雨哗哗倒下来。

甲 生产队的政治夜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社员们撑着伞，冒着雨，陆陆续续来到学习地点。理论辅导员还没有正式宣布学习，人们便东一簇，西一堆，天南海北打开了话匣子。

乙 忽然，东南一角发生了激烈争辩：

甲 一个小青年说：“你这是胡说八道，诬蔑好人！”

乙 “哎呀呀”，“巧嘴婆”发出又尖又厉的冷笑声，“水往低处

流，人往高处走！我见得多了！想想看，又是拖延婚期，
又是不收彩礼，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甲 “把晚婚说成是赖婚，把退彩礼说成是退婚，你是存心要
往我媳妇脸上抹屎啊！”李刚娘嘴唇抖着，手指头几乎戳
着“巧嘴婆”的尖鼻头。

乙 “嘿，我说痴心婆子，你就别争啦，看我的嘴，看事实！”

甲 突然，“乒”，厅堂大门给推开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平地冒
出来：“事实在这里！”

乙 “巧嘴婆”顿时吓呆了。

甲 门口站着浑身精潮的姚玉珍。她的裤管高高卷起，身上
溅满了泥浆，乌黑的发辫向下滴着水……她左肩挎一只
黄挎包，右手握着手电。她站着，就象一株白杨树，挺秀
正直，生气勃勃。

乙 “玉珍！”“阿珍！”人们欢呼起来。

甲 这个场面，使社员们回想起当年，也是这样的雨夜，姚玉
珍曾率领民兵捉拿盗窃犯，英姿飒爽，一往无前！

乙 “格隆隆”，又是一声春雷。“巧嘴婆”吓得索索抖，抖索索。

甲 “最近以来，赵明强同我们一起搞农机改革试验……可你
在我婆婆面前说了些啥鬼话？”

乙 “这跟我有啥关系？！”“巧嘴婆”心发虚，面发白。

甲 “有关系！这不单是往我们青年人脸上抹黑，你是在散布
一种资产阶级臭思想，腐蚀人！毒害人！”

乙 人们激动起来，七嘴八舌议论着：“她是老眼光看人，自作
聪明！”“做惯了买卖，把啥都看做生意经！”

甲 姚玉珍把搭在额前的两绺潮头发往上一抹，严肃地说，
“同志们讲得好！我不是商品，要向别人卖高价！说啥个；

水往低，人往高，你见得多了？！你见过许许多多城市知识青年嫁给农民的事了吗？巧阿婆！你中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姚玉珍说着，面孔鲜红鲜红，眼睛透亮透亮，她从黄挎包里抽出一本小册子、一张纸，向大家一晃。理论辅导员接过一看，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那张纸是一份申请报告批准书。辅导员“突”地跳起来讲：“同志们，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农业机械化，奔向共产主义大目标，玉珍提出申请，把户口迁到李家桥，把工作调到公社农机厂，上级已经批准啦！”

乙 “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时，“巧嘴婆”恨不得寻个地缝钻进去。

甲 忽然，两个激动的脸从姚玉珍背后露出来，浑身潮漉漉的赵明强同李刚走了进来。原来，他们一道冒雨把试验成功的新式插秧机开回车棚后再来参加学习的。

乙 “玉珍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也向上级申请了，大学毕业后还是回到李家桥来！”

甲 一个小青年奇怪地问：“干啥？”

乙 “当新式农民，象玉珍一样，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甲 “哗——”又是一阵掌声。

乙 赵明强说：“别称赞我，是玉珍教育了我，感动了我！早些天，她连续向上级打了五次申请下乡报告！最近，为了搞新式插秧机，她没吃过一顿应时饭，睡过一个囫囵觉，就差没把心呕出来！”

甲 “是这样！”李刚情绪激动地说，“玉珍的革命精神对我教育也很深。三年前，她上调的时候，有人要她到高精尖的

晶体管厂去，她说：‘不，我要学农机！回来再大干！’这说明要回李家桥，是她早已下定的决心，她想得真远……”

乙 “哗——”社员们把手掌也拍痛了。大家全把眼光投向姚玉珍。

甲 只见她昂头挺胸，英姿勃勃，态度谦和，面带微笑，一双眼睛更明亮，更有神，透露出一种人们熟悉的战斗豪情，那意思是：“目标在前，看准了，冲上去！”

乙 这时候，李刚娘早就老泪纵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她望望姚玉珍，又望望站在两旁的李刚、赵明强，颤巍巍奔上前，紧紧拉住媳妇的手：“你们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青年啊！”

甲 “格隆”，又是一声春雷从屋面滚过；“哗”，春雨还在一个劲地下。可是，风雨冲刷过后，明天将更是一个清新明媚、绚丽多彩的世界！

合 霹雳一声开新篇，
东风万里驱雾障。
革命理想放光彩，
一代新人在成长！

（题头画：肖 默）



退 票

蔡正基

“滴滴……呜……”通海县城的汽车站，滴滴哒哒，喇叭声声，轰轰隆隆，车轮滚滚。好一派热闹景象。

今天是星期天，旅客特别多。售票处的窗前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售票员本来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刚刚因公外出，临时代替售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他头发苍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光眼镜，正在不紧不慢地售着票，他就是车站的李站长。

这时候，大门口红光一闪，进来两个红小兵，两条红领巾鲜红鲜红，两张红扑扑的小脸笑得象绽开的鲜花一样。大的是姐姐，看上去十二、三岁，叫小明，圆圆的脸上嵌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两条羊角辫上扎着两个蝴蝶结，又活泼，又大方。小的是弟弟，约莫十岁左右，叫小兵，

圆脸盘，圆眼睛，长得圆头圆脑，一副机灵相。

他俩住在东风人民公社，爸爸是公社党委书记，妈妈在公社医院做医生。姊弟俩趁星期天，到县城来看望姑姑。正巧电影院放映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他俩早就想看这部影片，真是芝麻落到针眼里——巧极了！因此，一连看了两场，眼看时间不早，急忙奔车站而来。

车站正在发售最后一班经东风公社开往海边方向的班车车票。小兵一看队伍排了这么长，心里暗暗着急，伸手拉了一把小明的衣角：“怎么办呢？姐姐。”

小明往里一看，工人叔叔、农民伯伯、解放军同志、服务员阿姨，还有大哥哥、大姐姐、老爷爷、老大娘都依次排在队伍里，就拉着小兵进了门：“小兵，遵守秩序，排队！”“排队能买到票吗？”“要买票就得排队。”

“姐姐，你别忘了，学校里明天要开体育运动会，我还要参加乒乓球比赛呢！”

“不要紧，要是买不到车票，我们就学习潘冬子的革命精神，走回去！”

“我走不动。”小兵嘟哝着小嘴，轧到队伍旁边，踮起脚朝窗口一看，乐了：“姐姐，你看，卖票的是姑父，我去看看。”“小兵，你可别去影响姑父的工作啊！”“知道。”小兵说着，象小燕子一样飞出去。

一会儿，小兵乐呵呵地跑过来，一把拉住小明的衣角就往外拖：“姐姐，姑父叫你去！”“有事吗？我在排队买票呢！”“快去，快去！”小兵不由分说，拉住小明走到票房门口。

小明往里一看，见姑父正忙着，就想往回缩，被小兵往里一推，姐弟俩一齐进了票房。

李站长笑嘻嘻地把小明拉到身边说：“《闪闪的红星》这部影片不错啊！”“很好，报告姑父同志，小明、小兵决心学习潘冬子，做党的好孩子。”

“好！有志气。”李站长爱抚地拉了拉小明的红领巾，“明天回去行吗？”

小兵抢着说：“不行，不行，明天学校里要开体育运动会，我还要‘咽、咽’参加乒乓球比赛哩！”

“小调皮，好啊！小明，这班车是经过东风公社开往海边方向的班车，马上就要开出，待会儿我替你们安排一下，就用不着排队买票了。出去玩一会儿，准备上车吧！”

“不行，姑父，红小兵不能搞特殊化。不排队买票，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噢！”李站长不禁一楞，心想，孩子讲得对呀！于是说：“你们排队我同意，可就是买票的旅客太多，这班车又是定额班车，要是买不到怎么办？”“不要紧，我们可以走回去！”小明说完，拉着小兵走出了票房，毫不犹豫地站在队伍的最后头。可是小兵却站在队伍外边，嘴翘得能挂油瓶。

小明见弟弟生气了，急忙说：“小兵，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今天是姑父卖票，这么好的机会，看你，真是个大傻瓜。”“什么？！小兵，刚才看的电影你倒忘啦？”“我没忘。”

“潘冬子为了革命，不怕苦，喝野菜汤的时候，吴大叔在他的碗里多放了一点盐，潘冬子知道以后，是怎么做的呢？”

“潘冬子不搞特殊化，把自己的一碗汤倒进锅里搅一搅，和伯伯叔叔们一齐喝。”

“对，小兵，我们要学习潘冬子，不搞特殊化。”

小兵猛地向前跨了一步：“姐姐，你看，我这不是在排队

嘛！”“好！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应该这样做。”

这时，排在小明、小兵前面的一位大娘两手捂着胸口，蹲了下来，额角上沁出了一颗颗汗珠。小兵一见，忙对姐姐说：“你看，大娘病了！”

小明急忙上前，扶大娘在一边椅子上坐下，查问了大娘的病情。原来这位大娘是胃病犯了，小明转身对小兵说：“小兵，你先排队买票，我替大娘买药去，一会儿就来。”“好！”

再说李站长眼看小明拉着小兵走出票房，心里上下翻腾着，觉得孩子们在党的阳光哺育下，成长起来了。不由得心里一阵高兴。可是，一想到两个孩子年纪还小，总有点放心不下，站起来朝窗外一看，见他们还排在队伍后面，心里疼爱起来，感到自己这个做姑父的，应该照应一下，于是，顺手抽出两张车票，放在一边。

一会儿，售票员同志回来了，接替了售票工作。李站长拿起那两张票，向售票员付了钱，来到售票处找小明和小兵。

小兵老远就见姑父来了，高兴地问：“姑父，你下班了？”“哎，你姐姐哪去了？”“替大娘买药去了，一会儿就来。”

李站长给大娘端了一杯热开水，转身对小兵说：“你过来，车票我已经替你们买好了。”小兵走出队伍，接过车票一看，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拿好啦，在这儿等小明，我去停车场看看，马上来送你们上车。”李站长说完就走了。

一会儿，小明跑得满头大汗地把药买来了。大娘服了药，不一会镇住痛，老人感激得热泪盈眶。

小明用手帕擦擦汗，准备继续排队买票，小兵把小明拉到一边，高兴地说：“姐姐，不用排队了，票买到啦！”“买到啦？”小明心里犯疑，抬头一看，心想，不对呀，前面还有这么多伯伯叔

叔没有买到票呐!“小兵,这票是怎么买来的?”“是姑父帮助买的呗,喏。”小兵说着,就把车票往姐姐手里一塞。

小明接过车票一看,眉头皱成两个疙瘩:“小兵,这票编的一号和二号,我们排在最后面,怎么能买到前面的票呢?”“这——你说怎么办呢?”“退票!”“退票?怎么啦!?是姑父买的,给了钱的。”小兵把车票抢过来往背后一藏,朝小明睁大了眼睛。

“好弟弟,我们红小兵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决不能沾染资产阶级的特权思想啊!你把车票拿来,让我去退掉!”“我就不给!”

小明想,先得把票退了,再慢慢做弟弟的思想工作。于是,从小兵手里夺过了那两张车票。小兵一急,“哇”地哭开了:“唔唔……我不依,唔……。”

小明把票退了,买票的队伍就象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哗”地一声轰开了。这个说:“好!这两张票退得好!”那个说:“真不愧是新时代的新少年!”大伙儿都夸小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做得对。

小兵见大家表扬小明,哭得更欢啦:“嗯……嗯……你好就你好,你好就你好,嗯……”

这时候,李站长从停车场走过来,见小兵哭哭啼啼的,忙问:“怎么啦?”“姐姐把票退了。”

小明抬头一看,姑父的脸色阴沉沉的,知道姑父生气了,忙迎上去:“姑父,我们排在后面,你帮我们买的是一号票和二号票,对不上号码,所以把它退了。”“也太那个了,要退,也得等我来。”

排队的旅客们都把头掉过来,以声援的目光看着小明。李

站长没有继续说下去。小明一动也不动地排在队伍里。接着，对姑父严肃而又认真地说：“姑父，我爸爸说：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不能凭借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搞特殊化。你和我爸爸都是人民的干部，不都应该这样做吗？”

这番话，说得李站长无话可答，脸“唰”地一下子红了。售票处又响起了一片“啧啧”的称赞声。小兵一听，也觉得不错，爸爸在家庭学习班上不止一次这样说过，这票是应该退的。

大胡子伯伯笑嘻嘻地说：“李站长，小将向我们挑战了，哈哈……”

大个子工人叔叔一把拉住小明：“有这样的接班人，帝、修、反妄图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迷梦，就永远做不成了！”

解放军叔叔、服务员阿姨都说：“应该支持孩子们这样做。”

这些话，就象一个个炸雷，轰散了李站长头脑里的迷雾，他一下子清醒过来了，你看他，刚才脸上急得发了白，此刻变得红润润的。他想，今天这件事，两个孩子对自己的教育太深刻了，禁不住张开两臂，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会儿，最后这班车的车票全卖完了，剩下小明、小兵没有买到票。

小明背起小挎包，搀着小兵，准备出发往家走。伯伯、叔叔、阿姨和大哥哥、大姐姐等许多旅客都围上来，争着要把自己的车票让给小明和小兵。小明坚持不要，把小手一扬，说：“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关心，你们赶快上车吧，我们自己的是‘永久牌的 11 号车’，走回去！”

晚霞染红了半边天，两条鲜艳的红领巾迎风飘拂着……

李站长推出一辆自行车，望着两个走远的孩子，心情无比激动。“嘀铃铃……”他一按车铃，飞身上车，紧蹬几脚，向着两个孩子前进的方向追去。

小明和小兵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新儿歌，

哒哒嘀，嘀嘀哒，
红小兵人小志气大，
学冬子，见行动，
革命路上大步跨！
一二一，一二一，
一二三——四！



(插图：陆小弟)



争 夺

上海磁性材料厂 陈永绩

“哈哈哈哈哈！”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从市郊公园猴山旁边的台阶上走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只见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身穿一套蓝色工作服，敞着怀，里面露出一件上海郊区农民爱穿的格子土布衬衫，头上戴一顶长舌工作帽，面孔黑里透红，浓眉下两只深凹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

这中年人看上去象是头次进公园，东看看，西望望，现在往狮虎山那边走去。但是你要是仔细一看，他和一般游客不一样，不管他站在那儿，看什么动物，望什么景，长舌帽沿下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总是紧紧盯着前面一个人。突然，他大声喊道：“喂！小张，你怎么搞的，带我来逛公园，自己跑到哪儿去了？”这时，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从山顶上飞奔而下，他就是小张，冲着刚才叫人的同志轻轻地问道：“老华，有情况？”老华把嘴冲着一个人溜去的方向一楞：“野猫要偷食。”接着两人顺着草地朝海狮池畔追了过去。

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是市郊公园民兵小分队成员，那个中年人老华，是民兵小分队队长，也是公园党支部委员。小张是去年中学毕业，分配到公园里的青年工人，今年十九岁，分配在公园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们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担负着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重任。

当他俩追到海狮池畔，立即找到了那个人。仔细一看，这人长得不矮，可看样子不过十四五岁。这小家伙，一会儿在这个游客面前转转，一会儿在那个游客后面蹭蹭。就在这时，有一个戴帽子的人碰了他一下，好象跟他说了什么，小家伙面显难色，可这个戴帽子的人恶狠狠地给他作了个手势，这小家伙无可奈何地朝东边一个挎包的外地游客身边靠去。

这个现象立即引起了老华的注意，连忙对小张说：“注意那个戴帽子的人。”可是语音未落，就见那个小家伙在那边正准备动手，在这种情况下，老华他俩不得不对这个小家伙采取了措施。当他俩看住这个小家伙，再回头找那个戴帽子的人时，那个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通过讯问，知道这个小家伙叫赵阿虎，十五岁，刚进中学。当小张在继续讯问时，老华到另一房间去打电话，向赵阿虎家所属派出所了解了赵阿虎的情况。老华打完电话，回来后又对赵阿虎进行了一番教育，最后决定让他回去。阿虎一听让他回去挺高兴，可刚走到门口，老华叫了一声：“赵阿虎，你爸爸是干部，你妈妈也参加工作，你姐姐作为优秀的知识青年送进大学学习，可你今天又准备干些什么！你好好想想！看到你这种情况，我们感到很痛心。”赵阿虎听老华这么一说，脑子“嗡”的一声，脸“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瞪着两只眼，怔怔地站在那儿。老华走过来，又严肃地对他说：“赵阿虎，你今天虽然谈了一点自己的问题，可对谁指使你却只字不提，现在我们给你时间让你考虑，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来找我们。”赵阿虎听到这，猛地抬起头，冲着老华把嘴张了张，看样子想说什么，但犹豫了一下，结果什么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拔腿朝大门跑去。

阿虎走后，老华和小张研究了一下，认为阿虎的家庭情况是好的，阿虎过去表现也不错，再根据刚才的情况看来也是被迫行动，因此要狠狠打击的是他身后的那个坏蛋，但阿虎现在还没有勇气把那个坏蛋交代出来。目前，首先要教育阿虎，把孩子争取过来。他俩立刻研究了一个教育阿虎、揪出教唆犯的作战方案。当他俩把这情况向领导汇报后，得到领导上的同意，当天晚上他俩又到赵阿虎家所属里弄党支部去联系。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把搞好青少年教育提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一致认为要狠狠打击幕后教唆犯。接着，老华还深入里弄，联系住在阿虎家附近的退休工人、红小兵，争取各方面的力量教育帮助阿虎。

第二天吃过午饭，老华他俩到赵阿虎家里去进行家庭访问。刚到弄堂口，就见赵阿虎站在自己家门口，旁边还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红小兵。这个红小兵扎着两条小辫子，圆圆的脸，大大的眼，胸前系着鲜艳的红领巾，拉着一辆跑冰车。只听她跟赵阿虎说：“阿虎哥哥，走，咱们去给军属王大妈拉煤去！”阿虎摇摇头：“我不去！”小姑娘有点急了：“你过去经常带我们做好事，现在怎么不去啦？你变了！”阿虎一听，气乎乎地说：“你管不着！”接着转身进了房子，“叭”一声把门给关了。小姑娘气得一甩小辫子：“嗨，真不象话！大家都在向雷锋叔叔学习，可你呢？唉，真糟糕！”说完拉着跑冰车向弄堂口走去。

老华喊了声小张：“小张，听到没有？大家都在向雷锋叔叔学习，可阿虎呢？我们不能让他掉队，得让他赶上去，跟大家一块向雷锋叔叔学习。”

说话之间已经到了阿虎家，阿虎妈妈上班去了，家里只有

阿虎的奶奶。老华诚恳地向奶奶说明了来意，把阿虎在公园的情况说给老奶奶听，并希望家长配合，把阿虎从坏蛋的影响下争夺过来。

老奶奶听了以后，半晌没说话，停了一会，走到门旁，把阿虎从楼上叫了下来。阿虎看到昨天在公园里遇到的两位民兵，心“嗖”的一下揪了起来，靠在门旁，一声不吭，头低了下去。

老华走到阿虎跟前，亲切地问道：“阿虎，你的事没跟家里说？”阿虎摇了摇头。这时奶奶抬起头来平静地问道：“阿虎，咱们家的事，奶奶没跟你说过？”阿虎点了点头。奶奶一下站了起来，气忿地说：“那你怎么能去做这样的事啊！你……”老奶奶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老华连忙过来搀扶着老奶奶坐下，亲切地安慰道：“老奶奶别生气，孩子是有错误，但这笔账应该记在阶级敌人头上。”接着又劝导说：“老奶奶有什么心里话只管讲，让孩子听听。”老奶奶紧紧地抓住老华的胳膊，刚叫了声“同志”，那泪珠就象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淌了下来。“同志，我心里难受，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没有管教好孩子，让他干出这种对不起人民的事来。旧社会，我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要啥缺啥。阿虎他爹十三、四岁就到资本家的店里学生意，那时他年纪还没阿虎现在大，身材瘦小，比这桌子高不了多少，一天得干十几小时，那老板真狠毒，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钢针扎、烟头烫，孩子的身上没点好地方。有一次实在把孩子打急了，顺手给老板一拳头，这可惹了大祸，差点没把孩子打死。就在当天晚上，孩子偷偷地跑了回来。一进门就趴在我面前哭叫着：‘妈妈，妈妈，我的好妈妈，你可怜可怜我，让我回来吧，我情愿在家里饿死，也不愿意在那个鬼资本家店里受罪。’同志，咱穷人也疼自己的孩子呀，可是人家手里有合

同，你要不干得赔他几年饭钱，没办法，母子俩只有抱头痛哭一阵，还得把他送回去，孩子到他家，少不了又是一顿毒打。可是今天呢？阿虎他爹由工人提拔当了干部，现在在外地工作，阿虎他妈也在托儿所里工作，阿虎的姐姐也上了大学，可是阿虎他——”奶奶说到这儿，房子里气氛比较沉重，老华又看了阿虎一眼，只见他低着头，咬着嘴唇，眼泪“叭哒、叭哒”直往下掉。老华看到这，心想奶奶的话起到作用了，得再抓紧工作。就把阿虎拉到身边，亲切地说：“阿虎，听到没有？别忘了老一代受的苦，也别忘了今天在你背后的那个家伙，他和过去欺压你父亲的鬼资本家是穿着连裆裤的。阿虎，你这个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该走什么路，你好好想一想！”老华说到这，阿虎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扑在桌子上，大声地哭了起来：“我，我又不愿意干！”老华一听这句话，就知道话里有因，连忙走过去把阿虎扶起来，亲切地说：“阿虎，说，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给我们撑腰，几百万蒋匪兵都消灭了，还怕几个坏人，大胆地说吧，是谁让你干的？”“是爷叔叫我干的。”“什么‘爷叔’？”“我在外边认识的爷叔。”“怎么认识的？”“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河滨里游泳，大家比赛跳水，最后谁也比不过我，我敢从河边一棵大树顶上往下跳，比赛结果，我是冠军。正当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就走过来一个爷叔，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有出息，说我勇敢，还说我今后可以成为一个英雄，从那以后我们就认识了，开始他经常请我吃糖，看电影，后来又带我上饭馆，还给我抽香烟。”接着阿虎向老华他们叙述了一两个月和这个“爷叔”交往的过程。

这个所谓“爷叔”，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阿虎年幼无知，缺少阶级斗争经验，好胜心强，虚荣爱面子的特点，

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想尽种种办法要把阿虎拉下水。

通过阿虎的叙述，老华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因为这个所谓的“爷叔”对一般对象不大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外调人员及解放军干部。这时小张在旁边插了一句：“看来这家伙不仅是要钱。”老华说：“对，他要的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而这些他是不让阿虎知道的，看来这个家伙还不是一般的教唆犯！……”这时奶奶在旁边焦急地问道：“阿虎，你跟他在一起干过几次了？”阿虎眼眶里含着泪花诚恳地说道：“奶奶，我一次也没有干过，真的！过去他一直让我干，我不干，昨天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再不干就对我客气了，可是后来……”。

老华听到这，激动地说：“要不消灭这些害人虫，怎么能更好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阿虎，这个家伙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让我叫他爷叔。”“他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每次都是他主动找我，有时打电话通知我到什么地方去碰头。”“阿虎，这家伙是什么地方人？”“好象是苏州人？”“苏州人？”“他有什么特点？”“特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对了，他有个特点，就是有两颗镶金边的牙齿。”

接着，老华又安慰了老奶奶，同时也鼓励阿虎，肯定了他的进步，并希望他配合民兵叔叔把坏蛋揪出来，阿虎点了点头。最后，老华留下了地址和电话，告别了阿虎和奶奶。阿虎和奶奶怀着感激的心情，把两位民兵战士送到了大门口。刚到门口，就听到一阵骨碌骨碌的跑冰车声音，刚才那个扎小辫的红小兵和另外几个红小兵拉着一车满满的煤饼，吃力地从弄堂口进来，她看到阿虎，连忙大声叫：“阿虎哥哥，快来帮帮忙！”阿虎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他看到老华满脸笑容，眼神里含着鼓励的目光，好象一股暖流涌进了心房，他感到这是民兵

叔叔对他的信任，就连忙跑过去，拉起跑冰车使劲地向前拉去。几个红小兵高兴地喊道：“阿虎哥哥！拉完煤，你再带我们做红小兵抓坏蛋的游戏好吗？”阿虎大声地说：“好！”

离开阿虎家，老华决定马上把情况向指挥部汇报，当他俩来到指挥部，找到了作战组的王组长。王组长一看他俩来了，笑咪咪地说道：“老华，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们。”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说：“昨天领导机关开了一个会，根据公安局同志的介绍，最近外地破获了一个教唆犯集团，但是首犯由于在外活动，还没有抓到。现在掌握的线索是，这家伙真名殷安，化名很多，四十多岁，苏州人。经常活动于宁波、上海、大连一带，上海是重点，领导上要我们发动群众，配合公安局协同作战，尽快地把这家伙追捕归案。这家伙嘴里有两颗门牙镶着金边。”老华一听，笑咪咪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今天摸到的情况，说不定就和这个案件有关。”接着老华一五一十把这两天发生的情况向王组长汇报了，王组长认为这情况很重要，要他俩积极行动起来，并对他俩争取教育青少年的作法，给予鼓励。

老华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公园，向民兵小分队迅速布置任务。王组长也把这情况向上级汇报，并向有关单位传达。

一连几天过去了，这几天，老华他们和有关部门没有放松对阿虎的思想教育，阿虎进步也很快，大家都很高兴。这天老华下班后，刚刚到家，就听到外面喊：“五号三〇六室，姓华的电话！”老华跑到打传呼电话的地方，刚拿起话筒，就听到阿虎急促地说：“你是华叔叔吗？”“是我，阿虎，有事吗？”“刚才那个人来电话叫我七点钟去三号码头，你快来！”“好，知道了，你先去，我马上就来，阿虎，注意安全！”“噢。”老华接着向指挥部

作了汇报。汇报完就去找了小张一起急忙向码头赶去。

走着走着，天渐渐地阴了下来，眼看要下大雨，他俩也没放在心上，继续向前赶。当他俩离码头还有三四条马路时，就看见前面人群中有人影晃了晃，老华连忙碰了碰小张。小张定睛一看说：“很象，老华，行动吧？”“好，这家伙很狡猾，为了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我们按预定方案进行！”接着老华放慢了脚步，小张紧跨几步，绕到前面，回过头来走了几步就和这个人打了个照面。小张拦住了他的去路，笑咪咪地问：“请问北京路怎么走？”这个人一听，看了小张一眼，没说话，顺手朝南一指。小张心想，真狡猾！一眨眼小张又问：“这条路是什么路？”这话怎么回答，北京路？南京路？延安路？淮海路？不管什么路，要回答就得张嘴，这人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摇了摇头拔腿就走，小张一看，笑了笑说：“噢，原来是个哑巴！”那人一听，白眼珠子翻了好几番，最后什么也没说，气乎乎地向前走去。小张这句话是告诉老华，他在装哑巴哪！老华一听，心想，“哑巴？”哑巴我也要让你说话，接着紧跨几步赶到这人旁边，好象脚下一滑，身子往前一冲，用劲撞了他一下，顺势又照他脚上踩了一脚，嘴里还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接着，老华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个人，就见这人蜡黄的脸上挂着两道八字眉，八字眉下瞪着一对死洋眼，嘴巴上还稀稀拉拉长着几根老鼠尾巴似的黄胡子，另外还见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塑料皮包。这人刚才被老华一撞气就不小，再一踩，火就更大了，张嘴就发脾气：“倏——”可是刚刚把嘴一张，连忙又把嘴闭上了。接着狠狠地瞪了老华一眼，急匆匆地朝前走去。

你说老华多机智，仅仅听了对方一个“倏——”字，就完全达到了自己预计的目的。那个人自以为挺聪明，心想我什么

也不讲，你什么也得不到，可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个“僚”字，不仅露出了他的苏州口音，也亮出了他那两只镶金边的大门牙了。当小张赶过来时，老华会意地冲他笑了笑。就在这个时候，有几辆汽车飞快地从前面开了过来，那家伙就象条泥鳅，呼一下从汽车前面窜了过去。老华一看，连忙叫声“追”！冲了过去，可是刚刚跑到马路中间，被汽车挡住了去路，当他俩让过了两辆汽车，在第三辆前冲过马路时，这家伙已经远远地朝码头方向跑去，老华他俩也急急忙忙朝那边追了过去。那个人回头一看，发现刚才碰到的两个人从后面跟了过来，他那颗心就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正在这时，“哗……”六月的雷阵雨，说下就下，路口的行人一阵忙乱。那个人借了这个空子，向前跑去，跑着跑着发现前面有个丁字路口，正准备拐弯溜跑，谁知刚到路口，就从路旁“忽”地一下冲出一个人来挡住了去路。这家伙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稍有风吹草动就吓得心惊肉跳，突然路旁冲过来一个人，吓得直哆嗦。仔细一看，原来是阿虎。立即故作镇静：“啊，阿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噢，不是你叫我来的吗？”“噢，对了，你，你早来了？”“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好了，你回去吧，今天没事了。”这家伙说完拔腿就走，阿虎一把拉着他的衣服：“唉，别走，我还有要紧事要跟你说。”那个人急了：“有事明天再谈！”“明天谈就来不及了。”“今天谈就更来不及了！”眼看着老华他俩追了过来，那人狗急跳墙，趁阿虎不准备，照着脸上就是一拳。阿虎也够灵活的，身子一闪，躲过了拳头，可就在这一瞬之际，那家伙挣脱阿虎，拔腿朝前跑去，阿虎大喊一声：“跑不了你！”紧紧追了过去，由于距离很近，相隔不过几公尺，而且老华、小张也追了过来，这家伙又急又慌，加上天黑、路滑不好走，眼看就要追上，

只见这家伙把手一扬，把手中的提包扔进了黄浦江。当时后面三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敌人为了转移目标，更为了销毁罪证。阿虎这时瞪着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紧紧地盯着滚滚的黄浦江水，脑海里出现了民兵叔叔给自己讲过的刘文学、沈志高等英雄故事，他转过头冲着后面大声地喊道：“华叔叔，我到江里去把包捞出来。”说完，翻身跳进了黄浦江。小张在后边一见，连忙大声说道：“老华，怎么办？”老华镇定地看了一下，看到身后已有不少革命群众跟了过来，料定敌人跑不了。于是坚定地说：“小张，保护阿虎，把包捞上来！”小张说了声：“保证完成任务！”纵身跳出堤外，跳进了黄浦江。

这时老华继续朝敌人追了过来，眼看没几步抓住了，突然见那家伙往前冲了几步，马失前蹄似地单腿跪了下来，老华一见心想有鬼，连忙收腿，可是冲劲太大一时收不住，几步就冲到了这个坏蛋跟前，就在这瞬间，这家伙翻身而起，来了个恶蛇出洞，举起一把锋利的匕首向老华喉咙刺来。老华身子往后一仰，朝天倒了下去，同时把腿一抬，“叭”地一声，把匕首踢出去老远，接着老华又一跃而起，照着那家伙的后脑就是一拳：“通！”当场把他打翻在地。当这家伙爬起来又想跑时，就听到一片怒吼声。他抬头一看，无数双愤怒的目光瞪着自己，这当中有革命群众、民兵战士。这时，老华看到指挥部王组长和公安局的同志也朝这儿走来。就在这时，小张和阿虎提着那包罪证赶到现场，搜出了被这个家伙偷盗去的介绍信及重要文件。人证物证俱在，这家伙不得不乖乖地举起双手。

敌人抓住了，阿虎回来了，这件事到这儿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争夺青少年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棉花姑娘

南汇县六灶公社 傅卫明 钱卫星
业余文艺创作组

东风生产大队陆家浜，有个姑娘叫金如兰，不过社员们都不叫她真名字，却亲热地叫她棉花姑娘。她是个插队知识青年，到陆家浜已有三年。三年来，在大队党支部亲切关怀下，她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风里来，雨里去，革命生产冲在前。社员们信任她，让她建立一个棉花科研小组。她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春天搞棉播，夏天搞棉管，秋天搞棉摘，冬天搞棉种，一年四季，开出口来三句不离本行，总带一个“棉”字，棉花姑娘就叫出名了。不过，这几天棉花姑娘心口头象塞了一团棉花，睡觉不稳，吃饭不香。为啥呢？这个队原来负责棉花生产的老队长到县里参加读书班去了，棉花管理的重担压到了棉花姑娘的肩头上。老队长走了一个星期，蒙蒙细雨连续飘了一个星期，造成了棉花大面积疯长。当前正是棉花蕾铃期，棉花姑娘同社员们尽管下了各种预防疯长的措施，测定结果，早期结铃比去年同期还是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棉花姑娘在发急，有一个人也在着急。啥人？副队长阿根。阿根急到后来，产生了一股埋怨情绪，一怨老天不搭班，二怨老队长不应该以培养接班人为名让棉花姑娘负责棉花生产。在阿根的眼睛里，二十岁出头的棉花姑娘象裸水发棉花，水淋淋，嫩朵朵，她这只肩胛，怎能挑得起重担！看来今年的

棉花一定要大减产，年终分配要受影响，只有另找门路。有天阿根到公社去，打听到县属手套厂有批手套要外加工，心想把这批手套加工任务接过来，棉花上的损失还可以补回来。想到这里，阿根连忙回队找棉花姑娘，因为此事有关棉花，不跟她通气，开起队委会来也要搞僵的。

阿根回到村里，只见村里空落落，一个社员也不见，心想定是棉花姑娘又带领社员在棉花田里冒雨拍老叶、打边心。阿根来到村外百亩棉田边，兜来兜去寻不着人。看看眼前齐胸高的棉花，越看越触气，不由得心头火起，大叫一声：“棉花姑娘！”“哎！”倒巧的，话音刚落，就在离他十几步开外的棉田里钻出来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面孔圆圆，身板结实，上身穿一件红格子布衫，下身一条蓝卡其裤子，裤脚管卷得老高，背后衬着绿油油的棉田，真象一朵迎风待放的棉蕾，显得生气勃勃，英姿飒爽。

棉花姑娘三脚两步走到阿根面前，刚要开口问，阿根就一五一十把自己的想法全盘倒了出来，希望得到棉花姑娘的支持。不料棉花姑娘当当响地回了一句：“我不同意！”“为啥不同意？”阿根喉咙有点变粗了。“阿根叔，毛主席说：‘必须把棉花抓紧’，当前棉花管理正需要人，队里劳力蛮紧张，怎能去接头手套加工？你弃农经副，是离了线，偏了方向啊！”阿根一听，跳了起来，啥！你这只帽子倒大的。就火里火气问：“那你有啥办法补回损失呢？”棉花姑娘把垂在胸前的一只辫子朝身后一甩，胸脯一挺讲：“要在棉花上下功夫，使疯长的棉花照样夺高产！”阿根想，你不要吃了灯草，说话轻巧。种棉花是实的，又不象你在台上跳采棉舞，跳几转就能捧出一大把棉花来。再一想，人家毕竟是个知识青年，我大小也是个生产队干部，让

她一点吧，就讲：“好！好！好！今夜召开队委会，让大家讨论讨论。”啥人晓得，队委会上大多数人支持棉花姑娘，特别是老贫农王大伯，还把阿根的思想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弄得阿根闷了一肚皮气。

棉花姑娘的心情也不平静。她回到家里，翻开毛主席著作，一字一句地认真学了起来，越学眼睛越亮，越学劲头越粗。革命在飞跃发展，形势逼人，种出必须年年有个新套套。目前必须迅速控制疯长，促使棉花高产更高产，让事实教育阿根叔，使他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至于停步不前。棉花姑娘又翻过一页，一行金光闪闪的字跳到眼里：“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棉花姑娘的心头一亮，对啊，棉花疯长只是它的现象，必须抓住它的实质，才能对症下药，夺取丰收，但它的实质是啥呢？棉花姑娘翻来复去想了一夜，刚刚睡着天就亮了。她连忙起身来到棉田，对棉花作进一步观察。她发现在最早疯长的一块棉田当中，有一棵棉花的茎顶特别细，茎顶横丫上的花蕾有些发黄，棉田里还落了不少棉蕾。她决定马上去向老贫农王大伯请教。

棉花姑娘来到王大伯家里，见王大伯正坐在竹凳上托着下巴抽闷烟，面前放着一大堆茄子，旁边还放着一把掉落下来的棉蕾。王大伯六十开外年纪，种田经验很丰富，对棉花也有研究。棉花姑娘看见王大伯面前堆着许多茄子，有点奇怪，就问：“王大伯，摘这么多茄子做啥？”王大伯看见棉花姑娘来，一边让座一边说：“自留田里的茄子都死了。”棉花姑娘心里一动，就问：“现在茄子正是兴旺时期，为啥会死呢？而且死得这样多？”王大伯说：“开头长得好好的，近来三抢大忙，没工夫去浇

粪管理，想不到都死了。”棉花姑娘一听，心头象开了一扇门，茄子缺肥而死，说明是早衰，那末棉花疯长造成棉蕾脱落，是不是也是早衰呢？看来疯长是现象，早衰才是实质。以前一看到疯长，就以为是多肥引起的，不作具体分析，就根本想不到再去施肥。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大伯。王大伯讲：“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两人仔细分析研究后，王大伯完全同意棉花姑娘的分析，棉花疯长消耗了大量肥料，到了后期，剩下的肥料不能满足棉蕾生长的需要，造成棉蕾大量脱落。所以要使疯长的棉花夺高产，必须施肥，防止早衰。开锁的钥匙找到了，棉花姑娘高兴啊！她跳起身来说：“我马上去找阿根叔！”

棉花姑娘出门不远，在一块棉田旁边碰到了阿根。阿根昨天也一夜睡不着。想想没办法，只有去找老队长，商量商量手套加工的事。棉花姑娘一看见阿根，脚还没立定，就兴冲冲地喊：“阿根叔，疯长棉花夺高产有办法了！”“哦！”阿根半信半疑，“啥办法？”“追肥！”“啥？追肥！”阿根一听跳了起来，“疯长棉花要追肥，我种了二十多年棉花从来没听到过，你……你……亏你还是个棉花姑娘！”棉花姑娘早有准备，态度还是平平静静，但说出话来，口气却非常坚定：“肥一定要施！……”她还想讲讲清楚，阿根已不要听了，阿根火啊：“再要追肥，秋后光收花萁！”这时，阿根看到身边有株长得特别高的棉花，猛地伸出手去，想把它拔起来送到棉花姑娘面前：“你看看，这样的棉花还要追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棉花姑娘一个箭步窜到阿根而前，用手一拦，说：“不能拔！”可是一根棉枝已经被阿根碰断了。棉花姑娘眼泪汪汪地说：“阿根叔，你看这根断枝上还有两只棉铃，秋后好摘两朵棉花啊！”阿根正在火头上，头一别：“哼，两只棉铃你就肉痛，再施肥，千只万只棉铃烂掉，你倒

不肉痛？你想到过吗？这百亩棉花关系到我们队里的经济收入，两百多社员的年终分配！金如兰，你简直是胡闹，我要向大队党支部汇报，建议不能让你负责棉花生产！”棉花姑娘好象没有听到，她俯下身去，看到那只碰断了的棉枝只断了小半根，还有大半根连着，如果用啥东西把它缚住，就定能保住棉枝上的两只棉铃。手帕，派不了用场；用线，太粗。猛然看到胸前的辫子，对，用头发丝。她从头上拨下两根头发，仔仔细细地把这只断枝缚牢了。这时，她站起身来，严肃地对阿根讲：“阿根叔，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看到队里的百亩棉花，两百多个社员，我们应该看到全公社、全中国、全世界……棉花疯长后怎样才能丰产，这是当前的一大课题，为了使棉花年年大增产，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新贡献。你就是把我撤了职，我拚着命仍然要干！”“说得好！棉花姑娘，我们支持你！”棉花姑娘一听，是王大伯的声音，抬头一看，王大伯身后还站着一大群男女社员。棉花姑娘心里激动啊，三脚两步走到王大伯的身边，亲热地叫了一声：“王大伯！”王大伯见棉花姑娘一清早起就在棉花田里钻来钻去，弄得头淋水滴，连忙解下腰里的作裙，给她揩干净头上脸上的泥和水，回过头来对阿根说：“阿根，种田不能光凭老经验，棉花姑娘的措施是正确的。”棉花姑娘抓住这个时机，对阿根和社员们分析棉花疯长以后要施肥的原因，最后还说：“阿根叔，种田夺高产，要靠辩证法啊！”社员们听了都连连点头，阿根听听也觉得蛮有道理，想想自己刚才对棉花姑娘的态度，感到有点难为情，但是他还是有点放心不落，“施肥出了问题怎么办？”棉花姑娘提议先找一块棉田试验试验，立即得到大家的支持。阿根心想，好吧！且等施肥后三天再作结论吧。

这三天，棉花姑娘白天和社员们一起进行棉田管理，晚上和科研组成员们一起观察棉花生长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社员们劝她休息，她笑笑说：“为了秋后能多摘到白花花的棉花，再苦再累心也甜。”辰光过得蛮快，三天以后，中午时分，王大伯和阿根来到那块追了肥的棉田里，只见棉花姑娘正钻在棉田里观察。阿根走过去一看，“唷！”大铃、小铃比原来丰满了许多，每棵棉花上还平均多了两只小铃，开着三、四朵黄花喇叭，棉花长得壮壮实实，生气勃勃。凭阿根的植棉经验，晓得这棉花大有希望。阿根的嘴巴乐得象绽开的棉桃，笑呵呵地讲：“看来，这肥是得施啊！”阿根思想一通，干劲就来了，他跳上田岸，准备马上通知社员出工施肥。棉花姑娘跟着跳上田岸，拦住阿根，笑嘻嘻地说：“慢！”阿根又弄不明白了，他收住脚步问：“还慢啥？”棉花姑娘站在高处，指着一望无际的绿色棉田讲：“对疯长棉花不能大呼隆，一刀切，要各个田块分别情况，因地制宜，看花施肥，施早了会继续疯长，施晚了不起作用，象这块棉田，疯长即将过去，棉苗急需营养，肥施下去正是时候！再说，今年棉花疯长的，不只我侬一个生产队，我侬要把试验情况立即报告公社，让各个生产队都采取紧急措施，夺取棉花大面积丰产！”阿根听了这一番话，对站在高处的棉花姑娘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看了一看，他发觉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女知识青年，竟长得这么挺拔俊秀，就象这块棉田的结桃棉花，结结实实，生气勃勃。她学习认真，胸襟宽阔，想得多深，看得多远啊！阿根想到这里，连忙说：“对！对！对！你马上去报告公社，我去通知社员出工。”“哈哈！用不着你通知，我们早就来了！”阿根回头一看，只见男女社员早已围了一大圈。王大伯说：“阿根啊！如果一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要弃

农经副，这棉花增产、粮食丰收哪里来啊？！”王大伯，你批评得对！以后，我一定好好向棉花姑娘学习，她帮助我懂得了：种田夺高产，要靠辩证法。”棉花姑娘说：“我们都要好好向大寨学习，学习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

(题头画：陆成法)



反映重大主题 提炼生动情节

——读《闯滩》有感

上棉二十一厂 沈 栖

读了革命故事《闯滩》(《革命故事会》第四期),使人有这么一个感觉:篇幅短小,主题鲜明,情节生动,人物突出。

《闯滩》通过描写上海木材供应站运送文化大革命夺权以后的第一批木排闯过青龙滩的一场激烈斗争,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后,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某些特点,塑造了以李震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汇集成波澜壮阔的生活海洋,为革命文艺创作(包括革命故事创作)开拓了广阔的题材领域。我们应当着重从伟大的变革中选择重要的题材,并且加以深入开掘,从而揭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惟其如此,作品的主题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紧密地配合形势,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闯滩》的创作没有将斗争局限于放排过程中的破坏和反破坏,而是将作品同整个社会的政治形势的广阔背景联系起来,触及到夺权和反夺权这一

现实生活中有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鲁迅曾经在谈论创作时指出：当全面地表现一个“太伟大的变动”有困难时，不妨先表现“一木一石”。《闯滩》中的“放排”，从现象来看，它是木材供应站实际工作中的普通事件，但是，“这批木排是文化大革命夺权以后运送的第一批木排”，在“放排”的过程中，“一心只想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新干部李震江和失了权而“对文化大革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阶级敌人陆阿山，两军对峙、针锋相对，“放排”事件蕴藏着两个阶级之间的基本冲突，构成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角，由此，作品水到渠成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胜利后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重大主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集中反映在领导权问题上。即使是一次“放排”，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了运排组长职务的阶级敌人陆阿山来说，也会千方百计，进行破坏；而李震江同陆阿山斗争，粉碎他的破坏活动，正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无产阶级对南江放排的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开掘的夺权反夺权斗争的主题，就较为深刻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本质。如果我们只是罗列一般的生活现象，而不加以深广地开掘，那末，即使写得再惊奇、再细致，故事作品也会因主题思想不清而失去“灵魂”。

当然，作品的主题，还必须通过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生动的情节作为艺术手段来加以表现，才能体现。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主题的体现者，因此，故事情节要致力于为突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服务。《闯滩》所安排的故事情节，都是旨在刻划李震江“一心只想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性格和“在斗争中争取主动夺取胜利”的革命精神，为表现主题提供了基础。

情节要成为深化主题思想、刻划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段，这就要求故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意“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有层次、有起伏地展开丰富的情节，使作品的主题思想“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随着情节的步步展开而层层展示，避免那种主题靠作者“说”出来，人物靠作者“贴”上去的倾向。《闯滩》的作者为突出李震江的斗争性、主动性，有条不紊地设置了故事情节：首先，陆阿山在头排铤断钢丝绳的地方用黑胶布包好，仍沉在水中，破坏手段极其阴险，李震江检查木排生疑点，发动群众定决策，表现其高度的阶级斗争敏锐性；继而，陆阿山明明上镇去摸“气候”，却说是去看“老毛病”，并伪装积极，要求上头排，“可以协助协助，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一把力”，李震江一眼识破他极其狡猾的伎俩，将计就计，表现其以正压邪、胸有成竹，对敌斗争的主动性；最后，陆阿山阴谋败露，狗急跳墙，“一不做，二不休”，妄图用推棒来撞礁散排，用心极其险恶，李震江舍身抢险，使木排安全避礁过滩，表现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情节的每一曲折，步步深入地揭示了李震江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凛然正气；并由隐渐显地刻划了陆阿山“今后南江行排还得听我”的复辟心理。《闯滩》作者以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导地位，以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基本内容来设置情节，深化主题。《闯滩》故事告诉人们：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是不可战胜的，面“一切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梦想阴谋复辟的阶级敌人，决逃不出失败的下场！”

当前，有的作品情节单调，硬凑篇幅，或对丰富的情节浅

尝辄止，思想内容不深刻，主题思想不突出；有的作品花笔墨于细绘具体的技术操作或“惊险”情节，而不是致力于刻划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致使故事情节冗长无味，英雄人物苍白无力；还有的作品，情节不是环环紧扣，层层递进，而是相互缺乏有机联系，似一串断了线的珍珠，情节成了琐碎事件的“点缀”或堆砌，这样，作品势必平淡枯燥，既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无艺术感染力。我们通过对《闯滩》的分析，在这些方面可以得到启发。

总之，《闯滩》为革命故事如何开拓题材，反映重大主题，如何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面提炼情节，提供了可贵的创作经验。在革命故事的创作实践中，也将会有“暗礁”、“险滩”，我们要象李震江那样“一心只想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探“礁”闯“滩”，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生活，不断实践，为培育革命故事这一文艺新花，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努力！



创作体会

注重调查研究 正确反映生活

——浅谈《瓦匠新风》的创作体会

江阴县北溇公社 严兴义 严梅

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发表以后，公社党委要我们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创作反映农村五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作品，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当时，我们认为，生活在农村，同五匠接触较多，而且自己家里也曾请过瓦匠修建房子，对他们的情况比较熟悉了解，要写反映五匠的作品问题不大。于是，我们到本公社东方红大队农建队去简单了解一下有关五匠组织的情况后，就急急忙忙写了一篇《新作头》的故事。

初稿是围绕匠人不吃社员的饭这个情节写成的，笔墨着重花在社员起房造屋非请匠人吃饭、吃酒、吃烟不可上。具体写了匠人怎样坚持不吃饭，社员一看匠人不肯吃饭，即使匠人已走出半条田岸了，还要追出去，硬要拖回去吃，后来一看拖也不行，就换了个方法，悄悄地把香烟、点心等塞给匠人，成放在工具箱里，匠人发现后都归还本家。这样一写，我们认为作品已反映出农村五匠的新风尚了。

初稿写好后，我们就读给领导和群众听，他们一针见血指出：“尽是写吃与不吃，没反映斗争实质。”领导和群众的中肯意见，给了我们很大启发。领导同志又及时指示我们：不要

满足于已有的材料，停留在一般的采访了解。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创作的指示，深入生活实际，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发掘素材，认真改写。

根据领导和群众的意见，我们在修改前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和文艺创作的指示，作了一番比较认真的调查了解，既听取了大队干部的介绍，又听取了群众对五匠的反映；既找匠人座谈，又找造过房子的社员了解；既同集体五匠接触，又同单干五匠谈心，收集了大量有关农村五匠的正反面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的指示，围绕农村五匠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尖锐复杂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组织矛盾冲突，努力塑造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五匠形象。作品通过贫农社员刘德旺家造房请什么匠人的问题，展开矛盾和斗争。原来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片面，错误地把承包造房任务看成是和单干五匠抢生意、争地盘的同行必妒，在修改时，我们把立新修建队写成主动上门承包建房任务，当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场斗争来写，这样就克服了原稿中就事论事的现象，进一步揭示矛盾，深化主题。同时，安排了英雄人物赵春，同对立面人物老作头刘西槐，在烧饭给匠人吃的问题上进行一次短兵相接的思想交锋，赵春当场揭穿了刘西槐花言巧语，想通过刘大妈烧饭，达到败坏新风，坚持复旧单干的动机，教育了刘大妈。后来，赵春又以实际行动教育大家，使群众看到农村五匠走集体化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故事修改好后，我们又交给故事员到干部、社员和匠人中

去试讲。他们听了试讲后说：“这样的作品，基本上能反映五匠集体化的优越性，我们欢迎立新修建队这样的五匠组织。”也有的五匠说：“你们写的瓦匠砌屋，还有地方脱离实际，说话干巴巴的，不形象生动，希望你们有机会到工地来看看。”匠人的意见，对我们教育很大，说明我们深入生活还是不够，因此，我们决定亲自参加建房劳动，体验生活。这个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安排了时间让我们深入实际，体验生活。

我们几个人到了工地，同匠人一起劳动，抬石头、排石脚、砌山墙、盖屋面，样样都干，亲眼目睹组织起来的农村五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面貌，从中汲取了更多的精神营养，增加了实践知识，丰富了生活素材，为塑造英雄人物提供了生活基础。如：在《新作头》中，写立新队砌墙质量好，尽是些空洞词句，缺少生活气息。通过参加劳动，接触实际，生活丰富了。一次学砌墙时，瓦匠师傅告诉我们：以前单干时，有些匠人为了显示自己技术好、本领大，图生活快，砌墙时偷工减料，砖头上搨灰泥少搨一刀，俗名“蚌壳灰”。这种砌法，速度较快，但墙砖粘结不牢，影响质量，而且外行人是不懂的。还有一种砌法叫“满刀灰”，每块砖头接合处都搨到灰泥，这样墙砖之间粘结牢，质量高，在作品中，我们就运用了这个生活细节，进行加工提高，使英雄人物有行动，有思想，语言贴切，形象就比较丰满。

写《瓦匠新风》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业余作者生活在群众中，同样必须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深入生活，积极参加火热的斗争实际，才能创作出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

《瓦匠新风》讲演后，虽得到群众的好评，但是作品还有不少缺点，有待于在讲演过程中，不断修改、提高，使作品逐步完善，更好地为现实斗争服务。

《革命故事会》1—12期目录索引

- 发光的年代 郁俊英 沈金祥 (1·35)
- 焊枪与画笔 姜 晓 (2·49)
- 女炮兵 翁 坚 (2·58)
- 下矿 石 艾 (2·67)
- “小钢炮”巧运变压器 沈 郁 (2·77)
- 一副红绿旗 武 晨 (3·10)
- 闯滩 上海市物资局业余文艺创作组 (4·1)
- 劈风斩浪 孙 武 王善鹏 (5·1)
- 万匹机风波 钱勤发 王文祥 (5·12)
- 开刀 郁俊英 沈金祥 (5·20)
- 威震好望角 钱勤发 张士德 陆宝华 (6·1)
- 主力军 李苗善 (6·11)
- 新工长 梁赞舟 (6·23)
- 航线 沈开棠 (6·30)
- 扬眉吐气 钱勤发 张士德 陆宝华 (7·1)
- 冲姑娘 黄宣林 (7·9)
- 阿闯 王 捷 (7·17)
- 老店新貌 刘 超 (7·26)
- 关键问题 林肇富 (10·46)
- 当家人 周国庆 (10·58)
- 党委书记的女儿 汤福生 (10·61)
- 起锚 马天白 (10·67)
- 报喜之前 李惠生 (11·28)
- 女代表 金山县枫围公社创作组 (1·52)
- 赤脚医生之歌 邬大浩 (2·83)
- 两封信 金盛光 方耀明 (3·25)

- 赤脚兽医 张高平 方海官 陆华兴 (3·33)
- 五箱蜜蜂 周伟民 (3·41)
- 银珠姑娘 丁凤岳 (4·17)
- 快三嫂 金山县山阳公社创作组 (4·28)
- 红梅向阳 赵振威 (5·31)
- 鱼池风雨 赵雪芬 (5·42)
- 收徒记 张长公 (5·52)
- 战淤泥 川沙县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集体创作 (6·41)
- 造屋之前 施海生 (6·48)
- 养鸡场里的斗争 许慕雷 徐霖 (7·84)
- 攻关 杨其龙 (7·43)
- 亲家 张长公 (7·52)
- 赤脚理论家 陆健德 (8·8)
- 竹海打蛇 詹荫鸿 (8·22)
- 机声欢唱 宗廷沼 (8·45)
- 踏遍青山 王金法 (8·53)
- 方向盘上的风波 宗廷沼 (9·1)
- 顶风 吕燕华 (9·18)
- 临江村口 顾巧琳执笔 (10·15)
- 记工员霞芳 张天伦 (10·25)
- 三粒土霉案 江阴县新桥公社报新大队创作组 (10·32)
- 绘新图 邹大浩 (11·1)
- 大脚婶婶 祝德耀 (11·11)
- 老钟宝育秧 吴仲川 (11·18)
- 淑英开票 秦望山 (12·22)
- 瓦匠新风 严兴义 严梅 (12·33)
-
- 永不停步 李耀辉 傅国通 (9·35)
- 车 刘学义 (9·44)
- 紧急任务 于红潮 (9·51)
- 海鹰展翅 徐秋跃 (10·40)

- 红军长征故事 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
 砍刀连长 (12·1)
 火瓦寨的歌声 (12·8)
 金色的路标 (12·16)

闪光的青春

- 优秀红卫兵孔宪凤的故事 薛宣红 (8·1)

- 球场友谊 陈永绩 (5·58)
 火眼金睛 包子辉 (8·33)
 爷爷学手艺 潘与庆 (9·8)
 牧场初战 孔乃茜 (9·21)
 里弄女支书 潘与庆 (11·41)
 样样管 杨德康 (11·47)
 特别药方 葛明铭 (11·54)
 争夺 陈永绩 (12·62)

- 钢筋 陈圣来 (4·35)

- 小故事员王萍 彭浦新村联合职工子弟小学
 红领巾故事团创作 (6·84)

- 红小兵打“蛇” 黄宣林 徐礼本 (9·28)

- 两个守门员 程响 (11·61)

- 退票 蔡正基 (12·55)

· 田头小故事 ·

- 一担泥 金山县枫围公社创作组 (7·67)

- 步步高 张更生 周军 (7·72)

- 顶真姑娘 曹石麟 (8·72)

- 海滨新风 俞新铁 褚川 (8·77)

- 金沙滩上的铁姑娘 胡林森 (9·64)

九里桥畔	陆健德 (10·88)
调旧风波	朱云祺 查世成 王家生 (10·93)
旺根大伯	顾惠德 吴志娟执笔 (11·66)
洪大妈卖鸡	王金龙 (11·72)
红医丹心	严志坤 (11·76)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 ·

公社书记	钟兴兵 (1·21)
上大学之前	金山县枫园公社红星大队创作组 (1·29)
擒熊记	陈圣来 (1·45)
两个饲养员	林五星 徐霖 (7·58)
函授大学生	施方 (8·63)
养鸭治虫	陈熊 (9·56)
银茧闪闪	邵小雪 (10·78)
玉珍回队	顾红 (12·44)
棉花姑娘	傅卫明 钱卫星 (12·72)

·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故事 ·

批林批孔故事(四则)	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 革命故事创作组编 (1·4)
阳货送蒸猪(孔老二的故事)	卢进兵 (1·17)
《问孔》小故事	沪东造船厂动力车间 机修工段青年评论组编
孔老二求官	(3·5)
从“凤凰”到“天马”	(3·7)
孔老二搬家	(3·7)
批孔英雄柳下跖	胡林森 (3·56)
秦始皇“焚书坑儒”	金山县松隐公社故事创作组 (3·59)
曹操杀孔融	郑选佐 (3·62)
风雷激荡大泽乡	上海工程机械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编 (4·58)
怒捣大成殿	毛彩庭编讲 (4·63)

- 桑弘羊舌战群儒 机电一局革命故事员学习班编 (4·70)
- 商鞅的故事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故事组 (5·70)
- 西门豹破“河神” 豫远言 (5·77)
- 武则天平叛 卢湾区嵩山街道理论小组
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组 (7·76)

• 评论《水浒》故事 •

- 上山篡权的伎俩 (10· 1)
- 乞求招安的丑剧 (10· 5)
-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10· 8)
- 死心塌地的奴才 (10·10)
- 投降派的眼泪 (11·34)
- 奴才的梦呓 (11·37)

• 革命样板戏故事 •

- 智取炮楼 周进祥 周文华 马小毛改编 (1·60)
- 杜鹃山 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组改编 (2· 1)
- 爆炸军火 周进祥 周文华 马小毛改编 (3·50)
- 奇袭白虎团 许逸周改编 (4·41)

• 电影、戏曲、小说、报告故事 •

- 西沙之战 洪海涛改编 (2·38)
- 试航 姚原则改编 (4· 8)
- 冬子送盐(电影《闪闪的红星》故事片断) 陈永绩改编 (6·52)
- 刀劈胡汉三(电影《闪闪的红星》故事片断)
..... 绍兴县红旗公社文化站
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集体改编 (6·57)
- 智过清洋河(电影《渡江侦察记》故事片断)
..... 秦昌桂 许逸周改编 (9·69)
- 计送情报(电影《渡江侦察记》故事片断) 许逸周改编 (9·77)

· 评 论 ·

故事员的故事(评注)

- 金山县枫围公社红星大队创作组创作 (1·82)
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创作组评注
- 大讲革命样板戏故事 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赵 翔 (2·34)
- 打一场占领纳凉阵地的进攻战倪 新 (2·37)
- 烈火新兵(评注)左 山 虎 创 作 (3·75)
沪东工人文化宫故事组评注
- 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岂容污蔑
——批判旧故事《孟姜女》曹树钧 (5·65)
- 围绕英雄人物 组织矛盾冲突
——喜读革命故事《女代表》李汝森 (6·64)
- 喜看雏鹰展翅高飞
——评革命故事《一副红旗》李鸿福 卞祖华 (6·70)
- 彩笔浓墨绘英雄
——故事集《矿山的主人》读后宗 廷 沈 澄 (7·65)
- 革命样板戏故事好
——读《革命样板戏故事选段》第一集朱 扬 (8·82)
- 谈谈《海滨新一代》的语言特色李汝森 (8·88)
- 略谈小故事蒋成瑞 (9·86)
- 顶得好
——读革命故事《五箱蜜蜂》李炳银 (10·99)
- 题材新颖 小中见大
——评田头小故事《一担泥》金山县枫围公社 (11·82)
红星大队故事评论组
- 在斗争中展现英雄性格
——革命故事《冲姑娘》读后忻才良 姜善坤 (11·87)
- 反映重大主题 提炼生动情节
——读《闯滩》有感沈 柄 (12·79)

· 经验交流 ·

努力编讲革命故事 投入批林批孔斗争

- 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 (1·1)
- 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故事活动 上海市金山县文化馆 (1·68)
- 开展革命故事活动的几点体会 金山县山阳公社 (1·73)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讲革命故事
——枫围公社红星大队革命故事员座谈会摘要 (1·77)
- 我们是怎样改编《智取炮楼》的?

- 周进祥 周文华 马小毛 (1·66)
- 开展工矿革命故事活动 梅山工程指挥部宣传组 (2·91)
- 编讲《问孔》小故事 深入批林批孔..... 沪东造船厂动力车间
机修工段青年评论组 (3·1)
- 深入发动 上下结合 抓好革命故事创作 南汇县文化馆 (3·20)
- 我们是怎样开展工厂革命故事活动的 上棉十二厂工会 (4·51)
- 创作更多更好的故事 为农业大干快上服务

- 金山县枫围公社政工组 (5·83)
- 革命故事活动在我校
..... 彭浦新村联合职工子弟小学党支部 (6·76)
- 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 彭浦新村联合职工子弟小学红领巾故事团 (6·80)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积极抓好革命故事创作
..... 南市区文化馆 (9·89)

· 创作体会 ·

- 鱼归大海有奔头 深入生活有写头 大浩 (1·58)
- 就地取材 迅速反映(三则) 启明 常青 新根 (1·80)
- 认真学习 勇于实践
——创作《发光的年代》的体会 郁俊英 沈金祥 (2·96)
- 习作《下矿》的体会 石艾 (2·74)
- 为发光的年代唱赞歌 革命故事集《发光的年代》创作组 (4·77)

谈谈故事《闯滩》创作体会

..... 上海市物资局业余文艺创作组 (5·88)

反复实践 努力提高

——学写《银珠姑娘》的体会 丁凤岳 (5·91)

采矿·冶炼

——写作《冲姑娘》的点滴体会 黄宝林 (8·92)

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创作

——写作《爷爷学手艺》的体会 潘与庆 (10·105)

注重调查研究 正确反映生活

——浅谈《瓦匠新风》的创作体会 严兴义 严梅 (12·83)

· 故事员的话 ·

努力贯彻“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移植《智取威虎山》片断《打进匪窟》的体会 陈永绩 (2·99)

根据实际斗争需要 编讲革命小故事 张根源 (2·102)

我是怎样讲《发光的年代》的? 姚原刚 (3·69)

从讲《女代表》谈起 唐秀芳 (3·71)

学习《闪闪的红星》札记 陈永绩 (6·92)

谈谈讲演《故事员的故事》的体会

..... 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组 (7·90)

· 小 讲 座 ·

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谈讲好革命故事必须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 沈正艳 顾英培 (4·82)

· 简 讯 ·

上棉十二厂配合批林批孔开展革命故事活动 (2·104)

上棉二十九厂坚持开展革命故事活动 (2·105)

青浦县大讲革命样板戏故事 (2·106)

金山县组织革命样板戏故事巡回讲演队 (2·107)

- 奉贤县举办革命故事员培训班 (2·98)
- 嘉定县望新公社和平大队在战“三夏”中开展故事活动 (2·109)
- 革命故事是占领夏令纳凉阵地的好武器
——记豫园街道夏令纳凉革命故事活动现场会 (3·92)
- 普陀区胶州街道大力开展革命故事活动 (4·50)
- 座谈革命故事集《发光的年代》 (4·93)
- 海军在沪举办革命故事学习班 (9·94)
- 党委重视 抓得扎实 大胆革新 勇于实践
——记南市区唐家湾街道的革命故事活动 (11·94)

· 其 他 ·

- 讲革命故事碰到的三个问题 (11·91)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征文启事 (5·94)